

曲園叢書

14
484
19





484  
19



諸子平議卷三十一

德清俞樾

淮南內篇三

可以窈可以明 道應

樾謹按窈讀為幽故與明相對禮記玉藻篇再命赤  
韎幽衡鄭注曰幽讀為黝窈之通作幽猶幽之通作  
黝也

若以石投水中何如

樾謹按中字衍文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精諭篇竝  
作若以石投水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  
樾謹按先生乃長老有德者之稱惠子爲國法而示  
諸先生乃就正有道之意呂氏春秋淫辭篇先生皆  
作民人舊校云一作良人此當以良人爲是序意篇  
良人請問十二紀高注曰良人君子也然則諸良人  
卽諸先生也若是民人則惠子豈能一一示之且使  
民人皆以爲善則其可行也必矣下文翟煎何以云  
善而不可行乎王氏念孫反以民人爲是而欲改淮  
南以從之誤矣

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

樾謹按飄風暴雨下脫不終朝三字老子曰飄風不  
終朝驟雨不終日是其義也日中不須臾乃日中則  
仄之義今脫不終朝三字則若飄風暴雨亦不須臾  
者失其義矣列子說符篇正作飄風暴雨不終朝日  
中不須臾可據以訂正呂氏春秋慎大篇亦脫不終  
朝三字

異哉歌者非常人也

樾謹按呂氏春秋舉難篇歌者上有之字當從之之  
猶是也之歌者卽是歌者也無之字則文不備新序  
雜事篇作此歌者此亦猶是也



寡人得立宗廟社稷

樾謹按立字無義疑主字之誤

輪扁曰其人在焉

樾謹按焉猶乎也儀禮喪服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禮記檀弓篇曰子何觀焉論語子路篇曰又何加焉皆是也詳見王氏經傳釋詞其人在焉猶曰其人在乎故桓公告之曰已死矣莊子天道篇作聖人在乎與此文異而義同

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

樾謹按君字衍文涉下文君自行之而衍此但言行

賞罰下乃分別言之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

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若此文有

君字則下文不可通矣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

樾謹按韓非子喻老篇周下有塗字是也行而見之則必在道塗之間故曰見徐馮於周塗周塗猶周道也

爭者人之所本也

樾謹按本字無義乃去字之誤下文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說苑指武篇作殆人所棄逆之至也彼作棄



此作去文異而義同惟始字亦不可通說苑作殆尤  
爲無義始乃治字之誤吳起欲砥礪甲兵故屈子以  
爲治人所去言取人之所去者而治之也文子下德  
篇作治人之亂逆之至也治字不誤可據以訂正  
差須夫子也

懃謹按此本作嗟句須夫子也嗟乃歎辭說苑指武  
篇作嘻且待夫子也是其證也嗟字闕壞高注遂以  
差須連讀而釋之曰猶意須也失之甚矣

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

懃謹按行字衍文也下云太子發勇敢而善謀中子

且恭儉而知時若此句有行字則與下兩句不一律

矣蓋涉上文與之競行而衍

元玉百工大貝百朋文懃謹按高注曰三玉爲一工也五貝爲一朋也然三

玉爲一工它無所見疑本作元玉百珽注本作二玉  
爲一珽也說文珽部三玉相合爲一珽是也莊十八  
年左傳賜玉五穀僖三十年傳納玉於王與晉侯皆  
十穀襄十八年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國語魯語  
行玉二十穀穆天子傳於是載玉萬穀杜預韋昭郭  
璞注竝以雙玉說之穀卽珽之或體是古人用玉率



以珏計未聞其以工計也蓋珏字闕壞而爲耳後人  
因改爲工又改高注二玉爲三玉以別異於珏耳至  
朋之訓五貝本詩菁菁者莪篇鄭箋然正義曰五貝  
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  
五也言爲朋者爲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  
不成者不成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  
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然則高氏泥鄭箋  
五貝之說以注此文殊非塙詁古者實以二貝爲一  
朋周易損六五十朋之龜李鼎祚集解引崔憬曰雙  
貝曰朋得之矣詩七月篇朋酒斯饗毛傳曰兩樽曰

朋貝以兩爲朋猶樽以兩爲朋也此云元玉百珏大  
貝百朋珏也朋也皆以兩計元玉百珏者玉二百也  
大貝百朋者貝二百也其數正相當矣

是以犯敵能威

懋謹按威乃威字之誤威讀爲滅言能滅之也呂氏  
春秋悔過篇正作滅又按呂氏春秋此句下有去之  
能速四字高注曰故進能滅敵去之能速也此文無  
此四字則於文爲不備疑寫者脫去之

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柅治悖若有喪也

柅謹按王氏念孫謂止柅治之止乃心字之誤是也



五  
極治之義高注曰楚人謂恨不得爲極治也其實極  
治卽不怡也不怡二字本於虞書古人習用之國語  
晉語曰主色不怡太史公報任少卿書曰聽朝不怡  
此言心不怡非必楚語因聲誤而爲極治其義始晦  
矣論衡道虛篇作乃止喜句心不怠卽乃止駕心不  
怡也喜者嘉字之誤駕之段字也怠者怡之段字也  
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

樾謹按嘗下脫見字下文對曰未嘗見也嘗見字與  
此相應呂氏春秋知分篇作子嘗見有兩蛟繞船能  
兩活者乎正有見字能兩活當作而能活說見呂氏

春秋

棄劍而已

樾謹按己乃人之己己上當有全字呂氏春秋正  
作棄劍而全己曰夫

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依非之謂乎

樾謹按載當作哉聲之誤也哉下脫不以二字呂氏  
春秋正作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  
之謂乎

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

樾謹按掩字無義高注曰掩猶揮也義亦未詳掩乃



扶字之誤管子宙合篇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是其證也下文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王氏念孫引陳觀樓說謂當作此筦子所謂鳥飛而準繩者按鳥飛準繩本管子宙合篇其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卽說鳥飛準繩之義也然則此云大人之行不扶以繩亦本管子掩字之誤無疑矣宙合篇又曰夫繩扶撥以爲正卽此扶字之義因扶字闕壞止存扶形淺人遂以意補成掩字耳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

樾謹按全乃令字之誤令猶使也道與導同謂導使

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也

於是乃去其簪而載之木

樾謹按高注曰簪被髮也木鷲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鷲王氏引之以木爲朮字之誤朮卽鷲字也引匡謬正俗鷲字音聿亦有術音蔡氏獨斷謂爲術氏冠爲證其說洵瑯不可易矣惟未說簪字之義簪當爲簪蓋者兜蓋也說文兜部兜兜蓋首鎧也從省言之則止曰蓋汜論篇古者有蓋而絳頌高注曰蓋頭著兜蓋帽是也去其蓋而載之朮謂去其首鎧而戴之鷲鳥之冠正與解其劒而帶之笏文義一律作簪者段



字耳高注以被髮說之夫被髮豈可言去足知其非矣

夏后氏祭於闈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  
樾謹按高注首句曰於室中中夜祭之也二句曰於  
堂上日平旦祭也三句曰於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  
庭也所說皆未得其義此文本禮記祭義篇其文曰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闈殷人  
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闈鄭注曰闈昏時也陽讀  
爲日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  
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

此郊祭也以朝及闈謂終日有事正義曰此郊之祭  
一經止明郊祭之禮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然則此  
文所說本屬郊祭郊祭必爲壇初非廟祭有何室中  
堂上庭中之分乎祭於闈者於中夜時祭也祭於陽  
者於日中時祭也祭於日出卽是祭以朝朝者日出  
也因周人尙文郊祭終日有事日出而祭及闈而畢  
故曰以朝及闈淮南引此文不連及闈二字者意在  
明三代之祭不同若言闈則疑與夏同且周人初非  
有取於闈直以禮繁不得不及闈耳檀弓篇止言大  
事以日出其無取於闈明矣故淮南省此二字也高



氏誤以朝為庭中遂并上文亦以室中堂上言之與祭義不合不可從也

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

樾謹按而將不能恐失之義不可通高注曰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慎之至也疑本文作而將不能勝之而與如古通用謂如將不能勝之也恐失之三字高氏自解如不能勝之義此三字誤入正文而轉脫去勝之二字於是文不成義矣

古者人醕丁龐商樸女重

樾謹按重本作童大戴記王言篇民敦工璞商懋女

懂卽淮南所本也童與懂通今作重者形聲相似而

誤

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

樾謹按下言春分而生上言日夜分而生物文義重複且春分秋分皆日夜分也日夜分而生物於秋分而成義亦不合文子上仁篇作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然則此亦當同上而生二字乃故萬之誤

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

樾謹按德當為得字之誤也文子上仁篇正作得國



之所以存者道得也與下句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  
正同一律高注曰理道也然則道理一也得則存塞  
則亾矣高注此句曰道德施行民悅其化故國存也  
蓋以道德本屬恆言故加德字以足句非正文本作  
道德也下文曰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  
而不在於小也正與此文相應疑此塞字亦即失字  
之誤故高氏無注矣

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合而主妖合而取

樾謹按當字無義羣書治要作慮然謀即慮也何謀  
之敢慮義亦難通當疑蓄字之誤言救罪且不給不

暇更蓄他謀也

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廙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  
篡之

樾謹按高解相與篡之句曰四子楚大夫篡晉取恭  
王夫上文竝無恭王見禽於晉之事即云相與篡之  
於文不備據戰於陰陵下有高注曰恭王與晉厲戰  
於陰陵呂錡射恭王中目因而禽之疑此三十字是  
正文本在昔楚二字之下因此二十字誤作注文後  
人遂於昔楚下補恭王戰於陰陵六字耳

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



子三十一  
樾謹按上云劔工或劔之似莫邪者莫邪是良劔之名則碧盧亦必是美玉之名地形篇碧樹瑤樹在其北高注曰碧青玉也是其義也下文云闇主亂於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然則莫邪碧盧是喻君子非喻小人高注曰碧盧或云碓硃失之曰恭王與晉鳳輝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劔而利鈍識矣  
樾謹按狐甲之義不可曉狐疑爪字之誤荀子大略篇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楊注曰蚤與爪同此爪甲連文之證若爪甲者言其小也言燭庸子之於劔止見若爪甲者而已識其利鈍矣下文曰與兒易牙淄

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一哈言其少也與此文正一律

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

樾謹按讓當爲攘詮言篇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攘也高注曰攘却也此云不攘福義與彼同

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

詮言

樾謹按下用字衍文文子符言篇作不貪無用卽不以欲害性是其證

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剗



樾謹按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我卽死女能固納公平  
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休高誘注竝曰固必也治未  
固於不亂行未固於無非言爲治未必不亂爲行未  
必無非也下文曰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  
也是可知固必同義高此注以尙未牢固說之其義  
轉迂

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

樾謹按常與尙通史記衛綰傳劔尙盛漢書尙作常  
漢書賈誼傳尙憚以危爲安賈子宗首篇尙作常竝  
其證

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  
爲也

樾謹按使之者至上當有其能也三字上文云有智  
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  
下文云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皆以智能對舉故  
知此亦當然

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

樾謹按全字無義乃璽字之誤國語魯語追而予之  
璽書韋注曰璽書璽封書也此璽封二字之證時則  
篇曰固封璽封璽與璽封同五音集韻曰璽俗作全



與全字形相似故誤為全矣汜論篇盜管金高注曰  
金印封所以為信金亦璽字之誤說見王氏讀書稊  
志彼璽誤為金此璽誤為全其誤正同  
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  
王也

樾謹按寶字無義疑當作資荀子性惡篇離其資楊  
注曰資材也謂雖有聖賢之材也資與寶形似而誤  
一身之身既數變矣  
樾謹按上身字當作人汜論篇曰故一人之身而三  
變者所以應時矣文義與此同

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為之制各得其所  
樾謹按鼻字衍文也上文云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  
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甯於體聽之不  
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關交爭以義為制者心也  
然則此承上文而言亦當止言耳目口不當兼言鼻  
今衍鼻字者蓋後人據文子符言篇增入不知彼文  
上言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故下言耳目鼻  
口此文上言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故下止言耳目  
口兩文不同未可據彼以增此也  
聖人內藏不為物先倡



樾謹按先字衍文先卽倡也言倡不必言先文子上  
德篇正作不爲物唱無先字

智遠於事

樾謹按遠讀爲劇說文力部勞劇也然則劇亦勞也  
劇於事謂勞於事也遠劇古通用公羊宣六年傳釋  
文曰劇本作遠

不能爲御者不可以爲僕無害於爲佐

樾謹按高注曰佐君位也則正文及注佐字均當作  
左禮記曲禮篇正義曰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  
中央勇士在右是左爲君位也今加入旁作佐則失

其旨矣

行成獸止成文

樾謹按成獸之文殊不成義高注曲爲之說非也獸  
疑獻字之誤隸書獸或作獸見桐柏廟碑形與獻似  
故獻或誤爲獸周官庖人職賓客之禽獻注曰獻古  
文爲獸杜子春云當爲獻是其例也論語八佾篇文  
獻不足故也文獻對文自有所本行成獻止成文者  
獻賢也言行則戒賢善止則成文采也字誤作獸則  
不可通矣

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



樾謹按王氏念孫以本爲卒字之誤其說是矣惟調  
之言和也台也與簡字之義殊不相應調當作調玉  
篇多部調丁么切多也大也其作始簡者其終卒必  
調言始於少而終於多也莊子人間世篇曰其作始  
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巨者大也大與多義相近故玉  
篇調訓多亦訓大且其字亦或從大作育也  
故神制則形從形勝則神窮

樾謹按文子符言篇作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  
當從之此中明上文神貴於形之義言可使神制形  
不可使形勝神也觀高注則其所據本已誤

故不得不中絕

兵略

樾謹按此當作故人得不中絕言聖人勃然而起夷  
險除穢故人類不至於中絕也今作不得不中絕於  
義難通文子上義篇亦然則其誤久矣

夫畜池魚者必去獮獺養禽獸者必去豺狼

樾謹按主術篇夫華駟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  
之搏兔不如豺狼太平御覽獸部引作狼契王氏引  
之曰狼契皆犬名也廣雅曰狼狐狂獫犬屬也玉篇  
獫公八切獫犬也獫與契通犬能搏兔而馬不能故  
曰不如狼契說見讀書雜誌今以其說推之此文豺



狼亦當作狼契蓋獼獼能食魚狼契能搏獸故獼獼不可與池魚並畜而狼契不可與禽獸同養若豺狼本非人之所養又何待言去乎此於義不可通且獼與契爲韻若作豺狼則於韻亦不可協矣蓋由後人習聞豺狼罕聞狼契故率意更改皆非其舊此天之所以誅也此民之所以仇也

樾謹按兩以字皆衍文呂氏春秋懷寵篇作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無兩以字文子上義篇同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

樾謹按帥字義不可通呂氏春秋作衛是也當由衛

誤作衛因改爲帥耳

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

樾謹按相支以日甚爲無義文子上義篇作相交於前當從之交與支形似而誤交誤爲支因改於前爲以日使成文義耳

凡物有朕唯道無朕

樾謹按高注曰言萬物可朕也而道不可朕也則正文及注文朕字皆勝字之誤故以可不可言若是朕字則但當言有無不當言可不可也文子自然篇作夫物有勝唯道無勝當據以訂正



察行陳解贖之數

樾謹按解贖當爲解續解之言解散也續之言連續也解續猶言分合下文曰出入解續是其證博則能禽缺

樾謹按博與缺義不相應與上文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不一律矣博當作搏字之誤也說文手部搏圓也故與缺相對爲文太元中次六曰月闕其搏月之有闕有搏卽此文搏缺對文之證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

樾謹按於字衍文也處堂上之陰者謂察堂上之陰也兵略篇曰相地形處次舍是處與相同義主術篇曰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不處猶不察也蓋物居其所謂之處使物各得其所亦謂之處國語魯語曰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是也故處卽有辨別之義後人不達而妄加於字處於堂上之陰於義殊不可通且處堂上之陰本與見瓶中之冰相對今增於字則句法亦參差不齊矣

典疑如冬

樾謹按高注曰典常疑正也此未得典字之義典讀



為頥典之典考工記斲人是故斲欲頥典鄭注曰頥典堅刃貌然則典疑猶堅疑也與上句湫謬如秋一律若訓典為常則失其義矣

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

樾謹按俟字義不可通乃併字之誤併與并通廣雅釋詁并同也併饑寒與同甘苦一律

鬼曰言者獨何為者吾將反吾宗矣

說山

樾謹按吾將反吾宗矣上當有鬼曰二字此乃鬼之言也吾將反吾宗者鬼欲反其宗也故下文曰鬼反顧竟忽然不見惟反其宗所以不見也高解反吾宗

曰竟將反于無形則其所據本正有竟曰二字不然何知其是竟而非鬼乎

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

樾謹按藝文類聚鳥部太平御覽羽族部引此竝作不可使長言當從之高注曰長主也又曰不知所以長言下注又曰不能自為長主之言則未得長字之義長主也則長猶典也不可使長言猶曰不可使典言謂不可使典主敎令也

獸不可以虛氣召也

樾謹按氣當作器莊子八翊世篇氣息第然釋文曰



向本作諛器云器氣也是器氣聲近義通大戴記文  
王官人篇其氣寬以柔逸周書官人篇氣作器此古  
書以器爲氣之證獸不可以虛器召猶上句云魚不  
可以無餌釣也文子上德篇正作獸不可以空器召  
保者不敢畜噬狗

樾謹按高注曰保城郭居也然以居城郭者謂之保  
者義殊未安此保字乃阿保之保禮記內則篇其次  
爲保母是也保者不敢畜噬狗恐其驚孺子也上句  
云亡者不敢夜揭炬亡者保者皆以事言非以地言  
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

樾謹按上非字衍文也本作小馬大馬之類也小知  
非大知之類也言馬則小大同類知則大小迥殊正  
以馬之類明知之不類也孟子告子篇然則犬之性  
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亦以物之同見人之  
不同與此語意相近呂氏春秋別類篇曰小方大方  
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卽淮  
南所本後人不達其旨誤謂兩句一律於上句亦增  
非字失之矣然觀高注曰小馬不可以進道致千里  
故不得與大馬同類小知不可以治世長民故不得  
與大知同類則其所據本已衍非字



見卯而求晨夜

懋謹按晨當作辰淺人誤謂與夜對文故加日作晨不知非其義也辰者時也詩東方未明篇不能辰夜毛傳曰辰時也正義曰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然則辰夜卽時夜也莊子齊物論篇正作見卯而求時夜蓋皆本於毛詩淮南用其文莊子用其義耳

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莫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懋謹按寒下當有暑字兵略篇曰是故處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彼以暑與序爲韵此以暑與莫爲韵今刪暑字則失其

韵矣上文曰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縣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味氣爲韵則此文亦必有韵可知當據兵略篇補

孫叔敖制冠浣衣

懋謹按制疑刷字之誤爾雅釋詁刷清也故與浣衣對文

祭之日而言狗生

懋謹按生當作胜說文肉部胜犬膏臭也狗胜猶言狗臭

爲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



榧謹按藥當讀爲療說文疒部療治也或作療古每以藥爲之詩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段字韓用正字也病而不就藥謂不就其療治申鑒俗嫌篇曰藥者療也

諸子平議卷三十一

諸子平議卷三十一  
榧謹按藥當讀爲療說文疒部療治也或作療古每以藥爲之詩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段字韓用正字也病而不就藥謂不就其療治申鑒俗嫌篇曰藥者療也

諸子平議卷三十一  
榧謹按藥當讀爲療說文疒部療治也或作療古每以藥爲之詩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段字韓用正字也病而不就藥謂不就其療治申鑒俗嫌篇曰藥者療也

曹氏之裂布

說林

榧謹按高注曰楚人名布爲曹今俗閒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然則高氏所據本疑無氏字若有氏字則曹是人之氏族何得以布言之乎今有氏字者蓋涉下文夏后氏之璜而衍非高本之舊也惟高注義亦未安若從前一說則曹卽布之異名言曹不必更言布若從後一說則當以曹布連文不當曰曹



之裂布也曹疑當讀爲禮廣雅釋器曰禮褻也玉篇  
巾部曰禮藉也禮卽禮之異文又衣部曰褻小兒衣  
也然則禮者疑是小兒承藉茵屨之布故亦謂之褻  
褻猶席也漢書宣帝紀注引李奇曰綠小兒大藉也  
卽其類也禮之裂布者說文衣部裂繒餘也字通作  
烈爾雅釋詁烈餘也裂布卽餘布言承藉小兒其四  
邊所有之餘布也是其爲物至賤然而蟬者貴之正  
上文時有所合之意

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將翔水各哀其所生  
懋謹按文子土德篇作各依所生也哀與依古聲

同此作哀者卽依之段字耳高注曰哀猶愛也非是

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鬪

懋謹按大匠大勇皆以人言而大豆獨以器言且大  
豆不具義亦難通殆非也淮南原文本作大庖不豆  
呂氏春秋貴公篇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鬪  
卽淮南所本高氏彼注曰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  
而已不復自列簠簋邊豆也疑高氏此注亦與彼同  
今但存豆簠簋邊豆之器七字蓋後人刪改之以合  
於旣誤之正文非其舊也又按豆者剗之段字廣雅  
釋詁剗裂也大庖不剗謂不自割裂與不斲不鬪一



律說詳呂氏春秋

任動者車鳴也

機謹按高注曰任者輦也詩曰我任我輦此說失之  
黍苗篇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毛傳曰任者輦者車者  
牛者鄭箋曰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牛  
者是毛鄭皆以任輦爲二事若曰任者輦也亦將曰  
車者牛也其可通乎今按此任卽所謂任木也考工  
記輈人曰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  
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鄭康成說任  
正衡任未得其義宋戴侗六書故曰任正者輈也衡

任者軸也近世學者程氏瑤田則謂必在輿下者始  
足當任木之名隧深四尺四寸輈在四尺四寸下者  
任正也車廣六尺六寸軸在六尺六寸下者衡任也  
金氏榜則謂凡任木縱者皆名任正橫者皆名衡任  
任正者輈也伏兔也衡任者軸也衡也其說皆本戴  
氏而推之可以說此文任動車鳴之義

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  
樾謹按高注曰但古不知吹人此殆望文生訓且旣  
不知吹矣又何能中節乎文子上德篇作使倡吹竽  
使工捻竅然則但氏二字乃倡工之誤倡也工也特



爲異名以別之明非一人實則同義蓋倡與工雖善吹竽然必自吹之而自厭之若一人吹竽一人厭竅則雖中節而不可聽矣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瑟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蹶下而不能成曲此意卽淮南所本倡也工也猶曰田連也成竅也彼舉其人以實之此則不舉其人耳倡字闕壞而成但字隸書工或作互氏或作互二形相似故工誤作氏高據誤本作注曲爲之說失之矣

緩狄之捷來乍  
樾謹按高注訓乍爲暫疾而以疾擊取之申明其義

此曲說也乍與作通當讀爲斲爾雅釋器魚曰斲之禮記內則篇作魚曰作之卽其例也成二年公羊疏引樊光曰斲斲也斲乃斲之俗字斲者擊也緩狄之捷來斲謂見斲擊也方與上句虎豹之文來射文義一律繆稱篇曰緩狄之捷來摺高注曰摺刺也刺擊義亦相近

穀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眾輻者棄豈能致千里哉

樾謹按文子上德篇作穀虛而中立是此文穀下脫虛而中三字一輻文子作一軸亦當從之蓋一軸在



韞中三十幅在韞外若一軸獨入而三十幅皆棄卽不成爲輪矣故不可以致千里也

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

樾謹按此當作蘇秦步曰何步趨曰何趨馳曰何馳因首句高注有何故二字遂誤正文何步爲何故而馳下又脫曰何馳三字則文不成義矣

的的者獲提提者射  
樾謹按高注曰的的明也爲眾所見故獲提提安也王氏念孫謂的的提提皆明也引管子白心篇爲善乎無提提爲證其說得之矣惟未說獲字之義今按

的的猶提提也獲猶射也兩句實止一意儀禮鄉射禮篇獲者坐而獲鄭注曰射者中則大言獲是古謂射中爲獲上句言獲下句言射變文以成辭耳  
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

樾謹按故之與先本作得之與失草書得字作以故字作以兩形相似隸書失字或作失先字或作先兩形亦相似因誤得爲故誤失爲先耳之與矣三字衍文也蓋校者見淮南舊本有得之與失句因補注於諾之與已也下而傳寫又脫得字且誤失爲矣耳文



子上德篇正作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可據以訂正

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

樾謹按以字衍文高注曰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則其所據本無以字

聖人處於陰眾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眾人行於霜

樾謹按四語相對成文且陽霜爲韵非有脫誤文選洛神賦注引作聖足行於水無迹也眾人行於霜有迹也太平御覽天部引作聖人行於水無迹眾人行於霜有迹疑無迹也有迹也是許叔重注引者并注

文舉之使其意明顯耳王氏念孫欲據以增入正文然則處於陰處於陽下又將增入何語乎足知其非矣

寅丘無壑泉原不溥

樾謹按寅丘謂大丘也方言寅大也廣雅釋詁同寅卽寅之段字言丘雖大而無壑則泉原不溥也下文曰尋常之壑灌千頃之澤尋常言其小則寅丘必言其大矣高注以爲汙潦水名非是

珍和切適

樾謹按高注曰珍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然則正文



疑當作珍和適切切者急切也適猶之也往也言轉其和平之音而適於急切之調也

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

樾謹按高注曰隨牛弦高矯君命為誕以存國然隨牛未知何人據入開篇注曰蹇他弦高之黨未聞其有隨牛也隨牛疑當作隨生即謂漢初之隨何也生猶先生也史記儒林傳索隱曰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省字呼之耳然則稱隨何為隨生乃漢時常語也隨何為漢初辯士故曰尾生之信不如隨生之誕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曰隨何辯達因資於敵

紆漢披楚唯生之績此即隨何稱生之證

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

人閒

樾謹按總一筦三字當在周八極之上蓋言發於一端而散於無竟總於一筦而周於八極猶下文所云執一而應萬也兩句誤倒失其義矣

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

樾謹按諸書無言孫叔敖以病疽死者疽乃疔且二字之誤病將二字皆衍文也說文疔部疔痂也人有疾痛象倚著之形是古疾病字止作疔其從矢之疾蓋疾速字而非疾病字也後人段疾為疔疾行而疔



廢矣疒且夙卽疾且夙也其事亦見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異寶篇竝作疾將死將猶且也彼作疾此作疒古今字耳因疒且二字誤合爲疽字後人乃於上加病字下加將字失之矣

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  
樾謹按二世而爵祿文義未完疑本作二世而奪祿下文曰夫孫叔敖之請有復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奪字卽承此而言因奪與爵草書相似又以文在祿上故奪誤爲爵耳夫所謂孫叔敖獨存者存其復丘之地也祿也非爵也不當兼言爵韓子喻

老篇作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亦言祿不言爵則爵字之誤無疑矣

魯君聞陽虎失

樾謹按失當讀爲逸荀子哀公篇其馬將失楊注曰失讀爲逸是其證也桓八年左傳隨侯逸杜注曰逸逃也陽虎逸卽陽虎逃古字逸與佚通故亦通作失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  
樾謹按弗欲與之本作欲弗與之下文求地而弗與卽承此而言戰國趙策作魏桓子欲勿與  
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



矣

樾謹按勢字義不可通疑本作相恃而存也呂氏春秋權勳篇曰夫號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號也若假之道則號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卽淮南所本號不亡恃虞虞不亡恃號故曰相恃而存也今本誤作勢者蓋因呂氏春秋此文之上有虞號之勢是也句韓子十過篇亦有虞號之勢正是也句疑淮南不當無此句因以意竄改非其舊矣

此吉祥以饗鬼神

樾謹按吉祥下脫也字列子說符篇論衡福虛篇竝

作此吉祥也當據補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

樾謹按近謂近時也此蓋淮南舉近事言之故曰近非連塞字爲義也班孟堅幽通賦北叟頗識其倚伏卽用比事而云北叟者以下文言胡人大入塞故知是北方之塞耳乃顏師古注漢書敘傳引此文作北塞上之人蓋涉正文北叟而誤非顏注之舊是以李善注文選幽通賦止云塞上之人若使本作北塞則正宜引之以證北叟之義安得刪去之惟其是近字故可有可無也後漢書蔡邕傳得北叟之後福李賢



注曰北叟塞上叟也但言塞上不言北塞上然則淮南子原文不作北塞明甚而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文竝作北塞上之人則為漢書注所誤王氏念孫反據以訂正淮南謬矣下文近塞之人死者十九則當作塞上之人漢書後漢書注文選注及諸類書所引無作近塞者可知近字之非然亦無作北塞者又可見此文作北塞上之誤矣

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

懋謹按調當為周楚辭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

逸注曰周合也心周於君謂心合於君也作調者古字通用文子微明篇正作心周於君

以詐偽過人雖愈利後無復

懋謹按愈當為愉古愉字也周官大司徒職以俗教安則民不愉釋文云愉音偷是其證也愉利即偷利謂雖偷取利而後不可復也呂氏春秋義賞篇曰雖今偷可後將無復

至其日之夜

懋謹按其當作期謂所期之日之夜也韓子十過篇正作至於期日之夜



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後佞

樾謹按後字義不可通乃從字之誤佞人得志故晉國之士皆舍仁而從佞也晉國之武卽晉國之士淮南一書通謂士爲武

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廷中而弑簡公於朝

樾謹按攻乃殺字之誤殺宰予弑簡公君臣異辭其實一也下文曰廷殺宰予是其明證

郈公作難

樾謹按郈昭伯魯大夫不得稱郈公乃郈氏之誤上文云郈氏介其雞是其明證也今作郈公者涉下文

魯昭公出走而誤又按魯昭公出走句王氏念孫謂衍公字以上下文皆四字句故也然上文云簡公遇殺身死無後疑此文本作昭公昭公不稱魯猶簡公不稱齊後人誤加魯字遂致句法參差而王氏乃議刪公字失之矣

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

樾謹按擊字無義疑繫字之誤爾雅釋詁繫盡也言北盡遼水也史記作起臨洮至遼東至卽有盡義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

樾謹按憤然非自反之貌憤疑墮字之誤周易繫辭



傳夫坤隤然示人簡矣虞注曰隤安也馬注曰柔貌  
皆與自反之義合上文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  
然而歎王氏念孫謂憤然當作噴然此誤隤爲憤猶  
彼誤噴爲憤皆形似而誤古書從賁從貴之字往往  
相亂詳見讀書雜誌

武王蔭暍人於樾下

樾謹按注曰樾下眾樹之虛也此注未得精神篇曰  
當此之時得蔕越下則脫然而喜矣注曰楚人樹上  
大本小如車蓋狀爲越言多蔭也越讀經無重越之  
越也此注得之越樾古同字而前後異說疑有許高

之異繆稱齊俗道應詮言兵略人閒泰族要略八篇  
標目下無因以題篇四字與它篇不同或許注也因  
無塙證故不別言之

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

樾謹按盤罪二字甚爲無義盤疑本作服服古字作  
服與般字相似往往致誤爾雅釋詁服宜貫公事也  
釋文曰服又作般荀子賦篇讒人服矣楊注曰服本  
或作般並其證也服誤爲般因又誤爲盤耳服者負  
之段字考工記車人注鄭司農曰服讀爲負是負服  
一聲之轉古得通用服罪威王而出奔言其負罪而



出奔也高注曰盤辟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禹沐浴霑雨櫛扶風

脩務

櫛謹按浴字衍文王氏念孫已訂正矣扶字疑卽疾字之誤隸書疾字或作疾見圉令趙君碑扶字作扶見桐柏廟碑兩形相似故誤耳莊子天下篇禹沐甚雨櫛疾風卽淮南所本

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

櫛謹按高注曰水勢雖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然循谷而行謂之谷行甚爲不辭且水注谿曰谷水之東流豈必循谷而行乎於義亦不可通

谷疑沿字之誤沿字缺壞止存右畔之谷因誤爲谷矣荀子禮論篇榮辱篇楊倞注竝曰沿循也然則沿行者循行也高注本作循沿而行蓋以循訓沿耳又下文說申包胥事曰於是乃羸糧跣足跋涉谷行夫申包胥自楚至秦非必行於谷中且其下說所經歷之地曰峭山曰深谿曰川水曰津關乃獨以谷行二字冠之則於文轉爲不備矣谷亦沿字之誤沿亦循也申包胥恐爲吳軍所得不敢從正路循沿邊際而行故曰沿行楚策載此事曰於是羸糧潛行是其義也



憤於中則應於外故在所以感

樾謹按感下本有之矣二字傳寫脫之則文義未完  
文子精誠篇正足故在所以感之矣

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  
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

樾謹按非學者多下有闕文或是言字或是曰字未  
敢臆補蓋人性各有所脩短云云乃世俗非學者之  
說意謂人性之自然者非學所能損益也下文吾以  
為不然則淮南自為破之之說

使未嘗鼓瑟者

樾謹按瑟當作琴上文云然而搏琴撫茲此與相應

不容異文

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

樾謹按不字衍文多暇日者謂其人偷慢懈惰而不  
學故多暇日也今衍不字失其指矣荀子脩身篇曰  
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也不遠矣即淮南所本  
此所謂名可彊立者

樾謹按彊立本作務立上文名可務立功可彊成高  
注曰務事也然則此亦當言務立今作彊立者乃後  
人據文子精誠篇改之不知彼上文云名可強立功



可強成與此文本不相同不得據彼以改此也  
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

樾謹按治字衍文本作卒勝民全此時但求民之全  
不當計其治不治也後人誤以全字屬下句讀故妄  
增治字耳楚策作社稷其庶幾乎無全字然則此全  
字上屬無疑

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  
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

樾謹按竭筋力以下皆申包胥之言也申包胥下當  
有曰吾二字而今脫之楚策曰楚曰吾被堅

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是其明

證

琴或撥刺枉撓闕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  
之

樾謹按側室二字無義高注曰側室或作廟堂也廟  
堂亦無義疑淮南原文本作則尚士爭鼓之尚與上  
通尚士卽上士也考工記桃氏爲劍弓人爲弓竝有  
上士服之之文故此言琴亦曰上士鼓之也上文曰  
今劍或絕側贏文齧缺卷錐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  
人爭帶之兩文相對此曰則上士爭鼓之猶彼曰則



貴人爭帶之也因段尙爲上而尙士二字誤合爲堂  
字淺人因改則字爲廟字高所據或本是也又因古  
本實是則字遂改堂字爲室字而加人旁於則字之  
左使成側字高所據本是也皆非淮南之舊  
藜藿之生頓頓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

櫨謹按高注曰櫨屋也然則正文及注文竝當作廬  
漢書食貨志注曰廬田中屋也故高注訓廬爲屋以  
爲廬棟猶曰以爲屋棟說山篇曰郢人有買屋棟者  
彼云屋棟此云廬棟其義一也因棟字從木遂并廬  
字而亦誤從木作櫨櫨者柱上桷也若果是櫨字何

得以屋訓之本經篇標棟櫨櫨高注曰櫨柱上桷卽  
梁上短柱也然則高氏非不知柱上桷之義何以於  
此篇必變其說乎且以文義言之日加數寸言其長  
也屋棟之木必取其長若櫨則短柱耳以方木爲之  
其形如斗故亦謂之斗拱非必長木乃可爲之何取  
於日加數寸者乎

一言聲然大動天下

秦族

櫨謹按聲然二字文不成義聲當作罄涉上文四海  
之內寂然無聲而誤也周書太子晉篇師曠罄然又  
稱曰孔注曰罄然自巖整也是其義也下文故聖人



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聲然亦罄然之誤能讀爲而

奚仲不能旅魯般不能造

樾謹按旅字無義疑放字之誤廣雅釋詁放效也言天地所生者雖奚仲不能放效之雖魯般不能造作之也高注曰旅部旅也其所據本已誤

故聖人懷天氣抱地心

樾謹按文子精誠篇作懷天心抱地氣是也上文云故聖人者懷天心則此文亦當作懷天心矣懷天心之文既與文子同則下句亦當作抱地氣矣傳寫誤

耳上文故聖人者懷天心下疑亦當有抱地氣三字今闕此句文義不備

巢枝穴藏

樾謹按枝乃歧字之誤巢歧穴藏相對成義史記梁孝王世家索隱引通俗文曰高置立歧棚曰歧閣卽此歧字之義巢高故言歧穴深故言藏

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

樾謹按故立當從文子上禮篇作以立王氏念孫已訂正矣惟木水二字傳寫誤倒當作水木蓋金水木火土相生之序故本之以立父子之親也



故勇者可令進鬪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

樾謹按勇者當作輕者上文云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然則此承上文而言亦當以輕重貪廉對舉其本作輕者明矣淺人不尋上下文理見有進鬪之文妄改爲勇者非其舊也又按上言四者而下言五者義亦可疑且輕與重

反貪與廉反所謂四者相反也信則與何者相反乎乃云五者相反義不可通疑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十二字淺人竄入淮南本無此句五者亦作四者與上文相應因竄入信者句遂改四爲五以合之而不悟其不可通耳

小見不達必簡

樾謹按小上當有道字因涉上句小藝破道兩道字適相連寫者止於上句道字下作二小畫以識之而遂脫去也見乃則字之誤則字闕壞止存左旁之貝因誤爲見矣達下當更有達字亦因止作二小畫而



子三十一  
脫去也其文本曰道小則不達達必簡文子上仁篇  
作道小必不通通則必簡與此文小異而義同若如  
今本則不成文理矣

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  
樾謹按天心動化本作無心動化因無字作无故誤  
爲天耳文子上仁篇亦作天心誤與此同而精誠篇  
曰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无心動化者也无字不誤  
可據以訂正上仁篇卽可以正淮南子矣  
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

樾謹按興字衍文蓋卽與字之誤而衍者高誘注呂

氏春秋觀世篇引此文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  
之臣不萬一是其明證文子下德篇亦無興字

乘衰而流

樾謹按衰乃等衰之衰水之從高流下必有次第故  
曰乘衰而流高注訓衰爲下未得王氏引之因以衰  
爲衰之誤字更非矣

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

樾謹按旣云百川則不得又云不爲川川字衍文也  
後人因下句云不爲君子故妄增川字使字數相當  
耳文子上義篇正作不注海者不爲谷



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

樾謹按刎下當有其字文子上義篇作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

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

樾謹按身之重也本作身句所重也與天下句大利

也一律涉上下句兩言比之而誤文子上義篇作身

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則輕所字不誤之字亦涉上下

句而衍

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為之鬪

樾謹按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文不成義當作乃相

率為勇而致之寇與下句相對致如致師之致寇即

謂吳人也言致死於吳也下文曰各致其死却吳兵

復楚地是其義也王氏念孫改為相率致勇而為之

寇然百姓却敵初非為寇於義不可通矣

天地之間無所繫戾

樾謹按繫戾當為擊戾主術篇曲得其宐無所擊戾

是也擊戾猶拂戾也擊者毆之段字說見荀子脩身

篇

故因其患則造其備



榘謹按因乃困字之誤言困於患難則造作其備也  
與下句犯其難則得其便一律

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懼見煩繆而不  
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

榘謹按知應無方而不窮哉句衍知字哉字應無方  
而不窮犯大難而不懼見煩繆而不惑三句一律皆  
蒙又況二字為文因涉上文欲知高下欲知輕重欲  
知遠近而誤衍知字則與下二句不一律遂於句末  
加哉字使自為句而文義隔絕矣

根深則本固

榘謹按根即本也不得云根深則本固本乃末字之  
誤上文云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是也後人習  
於根本之說遂妄改為本字失其義矣根深則末固  
與下句基美則上甯一律說文木部曰木上曰末然  
則末即木之上也末固上甯文異而義同王氏念孫  
據上文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謂本當作木然則下  
句上字亦當作城字矣下句不言城知此句亦不言  
木王說非也

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大息而撫之

榘謹按撫下脫止字本作大息而撫止之史記樂書



子三十一  
作師曠撫而止之韓非子十過篇作師曠撫止之論  
衡紀妖篇作曠撫而止之竝有止字是其證

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

樾謹按生百隙本作開百隙涉下句而誤也下文曰  
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是其證

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

要略

樾謹按爲字涉下句多爲之辭博爲之說而衍本作  
懼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與下文又恐人之離本就  
未也一律衍一爲字則文不成義

發號施令以時教期

樾謹按期當讀爲基宣二年左傳楚人基之杜注曰  
基教也文選西京賦人基之謀薛綜注曰基教也是  
基與教同義故曰以時教基  
標舉終始之壇也

樾謹按高注曰壇場也然終始不當以壇場言此注  
未得其義壇當讀爲壇說文女部壇一曰傳也精神  
篇以不同形相壇也高注曰壇傳也終始之壇卽終  
始之傳作壇者段字也

一盃酒白蠅漬其中

樾謹按酒白二字文不成義疑本作白酒而傳寫誤



倒之周官酒正職鄭注曰昔酒今之酋久白酒然則  
白酒正漢時常語藝文類聚襍器部引此白作甘蓋  
因已倒爲酒白故臆改爲甘字一盃酒甘亦於義不  
安未足據也

諸子平議卷三十二



諸子平議卷三十三

德清俞樾

楊子太元

火魁頤水包貞

樾謹按諸家本皆作火魁頤溫公從王涯本作火魁  
頤與水包貞對文是也惟魁字義當從范望訓藏周  
次三吉凶之魁積次七魁而顏而元告篇神之魁也  
范竝曰魁藏也魁之訓藏他書所無而范注屢見必  
有所受之說文衣部裏袖也一曰藏也訓魁爲藏蓋  
讀魁爲裏魁裏竝從鬼聲故得通也說文包部包象



人裹妊是則裹與包同義故曰火裹頤水包貞漢書  
外戚傳晉灼注曰包藏也是裹包皆藏也測曰酉酉  
之包任臣則也言包不言裹以其義同耳因段魁爲  
裹學者但知有魁首之義而范注遂莫之從矣

拔車山淵磻

樾謹按山疑出字之誤言拔其車而出之於淵也范  
望注雖亦有山字然曰民溺於世惟大位能濟之也  
則其所據本必作拔車出淵若作山淵則淵可言溺  
山不可言溺也注中山字或後人竄入非其舊耳次  
六測曰將車入虛道不得也拔車出淵與將車入虛

文正相對

將其車入于巨虛

樾謹按巨字衍文也次七出險登巨或牽之牛范注  
曰火生土故爲巨彼巨字有注此巨字無注知所見  
本無巨字也因注云將車入險在於巨虛之中故後  
人於經文增入巨字不知注有巨字以足句耳其下  
云車以喻君君而隨臣臣道不正猶入虛也是可爲  
經文無巨字之證測曰將車入虛道不得也亦無巨  
字增次七巨貞范注亦曰火生土故言巨可知七有  
巨象六無巨象矣且以義言之次五曰拔車出淵次



六曰將其車入于虛次七日出險登巨蓋由淵而虛而巨經文固自有次第也今出淵誤作山淵入于虛誤作入于巨虛全失其義矣

閑于遽條或寢之廬

閑

樾謹按范本作遽除王涯宋惟幹本作遽條温公從宋衷陸續本作遽條然止字體之小異古文以聲為主不足為異同也惟范訓遽除為不能俯者王訓遽條為傳舍則皆失之方言曰簞宋魏之閒或謂之籩苗其麤者謂之籩籩上文次六閑黃坎席金第土曰坎古雉字謂城也第簞也此云閑于遽條或寢之廬

廬則非黃坎之固遽條則非金第之安兩贊之義正相反然則遽條當從方言訓簞矣

赤臭播關

樾謹按王曰赤臭者陰陽交爭殺傷之象也播於遠關之外然播于遠關之外而但曰播關似為不辭播疑當作燔或字之誤或聲同而借也干次八曰赤舌燒城此云赤臭燔關兩文相近燔猶燒也關猶城也閑門以終虛

樾謹按終衍文也測曰閑門以虛終不可實也贊辭終字即涉測辭而衍



眇于謙少

樾謹按范注曰眇微也温公同然測曰不見謙也則是以不見解眇字當為眇能視之眇易釋文眇盲也少持滿今盛後傾

樾謹按持疑恃字之誤惟其以滿自恃故今盛而後傾也若作持滿則與持盈同詩鳧鷖篇序曰能持盈守成國語越語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不當反以致傾危也

女不女其心予

樾謹按予猶我也女子從人者也今其心惟知有我

斯不女矣所以覆夫譖也范注曰予我也得其首矣

又曰我謂五也則未必然温公謂予與與同非是

殺生相午戾

樾謹按范本作相矢然其注云矢乖也則疑矢乃失字之誤因其下云射兕東南而矢西北故乖後人遂改失為矢不知范引次五之文以說此贊射兕東南而矢西北正見乖失之意今改經作相矢改注文作矢乖也不可通矣必非范本之舊諸家本作相午違悟之與乖失義亦不甚遠耳

思登于天谷在于淵上



樾謹按谷當作谷字之誤也谷者卻之借字古文以聲為主卻從谷聲故即以谷為之廣雅釋言卻退也卻入於淵猶退入於淵也思登天而退入淵正由上無根之故今字譌作谷失其義矣

陽扶物如鑽乎堅

干

樾謹按范王本作陽氣扶物而鑽乎堅温公從二宋陸本然諸首辭多言陽氣者如中首曰陽氣潛萌于黃宮周首曰陽氣周神而反乎始磻首曰陽氣微動閑首曰陽氣閑於陰皆是也范王本作陽氣未始不可從至如與而古書通用二宋陸本作如鑽乎堅即

而鑽乎堅也增首云日宣而殖二宋陸本亦作如温公於彼不從於此從之何歟

蚩蚩于于丘餽或錫之坏

樾謹按丘餽未詳何義范注曰丘聚也餽美食也温公曰丘以喻高大餽錫也以喻甘美其義皆似未安丘餽疑甌餽之借音說文瓦部甌餽謂之餽是也甌從區聲禮記曲禮篇鄭注曰嫌名謂聲音相近若禹與兩丘與區也是古音丘與區同故丘可讀為甌至餽之與甌竝從台聲義更可通矣范曰未成瓦曰坏温公說同所求者甌餽而或錫之以未成瓦之坏故



測曰蚩蚩之于錫不好也坏之與歐瓠實為同類之物但不好耳若釋飴為美食為錫則與坏絕遠矣豈楊子屬辭之旨乎

四馬就括

羨

樾謹按括當讀為膾說文广部膾易稟之藏也軸折衡朔則車不可行故四馬反而就膾也膾從會聲括從昏聲兩聲相近話籀文作諳即其例也詩車牽篇德音來括毛傳曰括會也括之訓會亦以聲近而義通儀禮士喪禮髻用紉鄭注曰古文髻皆為括尚書禹貢篇柎榦栝柏史記集解引鄭注曰栝葉松身曰

栝爾雅釋木篇則曰檜栝栝松身然則以栝為膾猶以括為髻以栝為檜矣

迷腹達日以道不明也

達

樾謹按范本如此溫公從之宋陸本作以不道明似於義為長蓋必達於腹而後達於目此明之以道者也今迷腹而達目則明不以道矣是謂以不道明范本誤

大圈閃閃小圈交之

交

樾謹按管子幼官篇強國為圈弱國為屬然則范望訓圈為國正得其解大圈小圈猶大國小國謂小國



交於大國也王曰圈者敬羞之器溫公謂圈養畜閑也並與交之之義未合

不禍禍侯天活我侯

懋謹按測曰禍不禍非厥說也疑贊辭亦當作禍不禍范注曰近比於九秋氣將降禍不為禍正釋禍不禍之義是范氏作注時經文未倒也下云故言不禍禍則後人據已倒之經文而改之本詩以不飲也進以高明其道迂也進

懋謹按迂大也蓋卽迂之段字爾雅釋詁迂大也字亦作盱周易豫六三盱豫釋文引王肅注曰盱大也

又或作于書大傳名曰朱于鄭注曰于大也蓋于盱迂迂並聲近而義通禮記文王世子篇况迂其身以善其君乎正義曰迂猶廣也大也是其義矣進以高明故其道大范注以迂遠釋之非是

動之丘陵失澤朋

懋謹按范注曰朋類也此未得朋字之義古朋字與崩通史記齊太公世家隰朋集解引徐廣曰朋或作崩周易復彖辭朋來无咎漢書五行志引作崩來無咎並其證也此贊朋字當讀作崩言高以下為基其下無澤則丘陵不能成其高而致崩壞矣測曰動之



丘陵失下危也以失下危明失澤朋之義可知朋之  
當為崩矣

柔嬰兒于號三日不嘔

夷

樾謹按二宋陸王本嘔作嘔溫公從范本作嘔然實  
以作嘔為長蓋此贊三句柔一字為句嘔與柔韻若  
作嘔失其韻矣玉篇口部嘔於求切老子曰終日號  
而不嘔嘔氣逆也而今本老子亦皆作嘔惟傅奕本  
作歔尚為近之

或飫之徒

樾謹按王曰徒猶空也或飫以食徒空爾也此說於  
義未安溫公謂雖有美食不能食適足飫其徒屬而  
已然按之經文亦未允協測曰食不足嘉也豈謂有  
美食而不能食乎徒蓋塗之段字或飫之塗即所謂  
嘽爾而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者故曰食不足嘉也列  
子天瑞篇食于道徒者道徒即道塗故釋文曰徒道  
旁也以徒為塗正與此同

臂膊脛如

爭

樾謹按王小宋本脛作脛然脛為鳥胃於此殊非所  
施溫公從大宋范陸本作脛言臂大如脛不可使也  
然脛如乃形容之詞與下句股腳臄如一律若以脛



如為如脛則下句臍如當為如臍溫公曰臍音噴肉  
脹起也然則兩句不一律矣脛當訓直漢書楊惲傳  
注脛脛直貌是也臂膊脛如言其不能屈伸也爾雅  
釋詁頤直也禮記曲禮篇鮮魚曰脰祭鄭注曰脰直  
也脛與頤脰聲並相近

丈人扶孤豎子提壺

事

樾謹按王曰丈夫有扶持孤弱之事然居次七曰老  
夫環車少女提壺與此贊辭義相近環車與提壺並  
實指一事言則扶孤與提壺亦當如之若謂扶持孤  
弱之事則虛實不倫矣孤疑孤字之誤國語晉語侏

儒扶盧韋注曰扶援也然則扶孤者援孤也孟子告  
子篇思援弓繳而射之是其義也丈人扶孤小子提  
壺孤壺對文與周易睽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壺相  
似大元本準周易楊子所見周易蓋與京馬鄭王本  
同也

懷威滿虛

毅

樾謹按范注曰虛空也雖威而消故曰滿虛然次三  
曰戴威滿頭句法與此同若訓虛為空則與滿威兩  
義以次三之文例之殆非然也淮南子淑真篇虛室  
生白高注曰虛心也蓋虛訓空故亦訓孔竅淮南子



汜論篇若循虛而出入注曰虛孔竅也訓孔竅故亦  
訓心矣史記吳起傳批亢擣虛猶言批其亢擣其心  
也管子心術篇心者智之舍也淮南子詮言篇虛者  
道之舍也是虛與心義相近更以本經證之斷初一  
曰斷心滅斧失初一曰刺虛滅刃滅刃與滅斧同則  
刺虛與斷心同矣此云懷威滿虛猶云懷威滿心與  
戴威滿頭一律盛次三懷利滿胃次五何福滿肩末  
一字皆屬形體更可證矣

不出而穀毅于棟祿

懋謹按宋陸王本棟作棟温公從范本作棟言剛果

所施施于擇祿而已然棟祿之文義殊未安范望注  
云五爲天子家性毅毅然自亢處高食祿故不田也  
是范氏竝無棟擇之說尋繹其意所謂自亢者正釋  
棟字之義周書作雜篇孔晁注曰重亢重棟也是棟  
與亢同范氏所據本必亦作棟故以亢字釋棟字又  
以處高申明之見經文所謂毅于棟祿者棟則高亢  
之意祿則但知食祿之謂也若是棟字則注何以不  
及而所謂自亢與處高者何指乎次五毅于棟柱卽  
承此贊而言毅于棟祿處高食祿而已毅于棟柱則  
處高而有楛柱之功不徒食祿也兩贊意本相承後



人不達因棟祿連文他書罕見遂妄改爲棟字非范  
本之舊温公從之誤也

躒戰嗜嗜若熊若螭

眾

樾謹按躒卽虞字說文豕部虞鬪相凡不解也從豕  
走豕虎之鬪不相捨是虞之本義爲兩獸相鬪老子  
曰猛獸不據鹽鐵論曰虎兕相據竝卽虞字也彼從  
手作據此從足作躒皆古文借字耳躒戰卽以熊螭  
言温公謂躒當作劇非是

其志資戚

親

樾謹按范注曰資用也二爲平人未仕於世志在親

戚骨肉王曰資取也戚親也其志惟取於相親附也  
此二說竝非經義初一曰其志齟齬此曰其志資戚  
文法正同資戚與齟齬竝雙聲字也資讀爲咨周易  
略例不諮于閭釋文諮本作資是其例也資戚猶咨  
戚訓用訓取分資戚爲二義胥失之矣

準繩不甫

注

樾謹按范注曰甫始也然準繩不始甚爲不辭温公  
訓爲美義亦未合甫當讀爲專說文寸部專布也昭  
三年左傳寡君使虎布之杜注曰布陳也然則準繩  
不專猶言準繩不陳禮記經解篇繩墨誠陳是其義



矣

幽遇神及師夢遇

樾謹按范注師眾也此未得其解也眾次七師孕唁之哭且暝范曰師旨者也曹次三師或導射范曰師為瞽者也此贊師字亦當同之蓋所遇者神已為幽矣而又見夢於無目之人幽益甚也

兌人遇雨

樾謹按易繫辭傳澗之以風雨又曰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虞注竝曰兌為雨然則兌本有雨象蓋雨者水氣兌為澤故為雨也兌人言處川澤之人以兌人而

遇雨故測曰還自賊也范注以兌為巫說之雖亦用易義然非楊子之旨

陽蓬其外大

樾謹按范本蓬作逢温公從二宋陸王本作蓬宋曰蓬猶盛也其實逢亦盛也禮記儒行篇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衣逢楊倞注曰逢大也逢訓大則亦即與盛同義矣蓋逢與豐通淮南天文篇五穀豐昌史記天官書豐作逢是其證也訓大訓盛皆豐字之義是故作逢者豐之段字作蓬者逢之異文温公疑逢無盛義必作其葉蓬蓬之



蓬始得訓盛是猶未達乎古訓也

雉之不祿而鷄蓋穀文

樾謹按宋陸本而下有不字蓋卽而字之誤而衍者王本無而字則更非矣溫公從范本是爲得之惟未解蓋字之義方言蓋餘也秦晉之閒炊薪不盡曰蓋廣雅釋詁亦曰蓋餘也雉之不祿而雞蓋穀言雉不祿而雞有餘穀也

子序不序永

樾謹按上序字疑衍文蓋卽子字之誤而衍者王云子而不居子之次序則祭祀賓客長無主矣疑王涯

所據本正作子不序而溫公不言有異同蓋寫者改從既衍之本矣居次三長幼序子克父宋陸王本竝同而范本作長幼序序誤亦類此

決欲招寇積

樾謹按王本決作快當從之方言逞曉狡苦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逞自關而西曰快然則快欲猶逞欲也逞欲故招寇矣諸家作決乃字之誤溫公從之非是


前尸後喪沈

樾謹按尸當訓陳言前雖陳列之後終喪失也故測



曰終以貪敗也王曰危亾之道相繼而至故前尸後喪未得其旨

爾儀而悲坎我西階內

懃謹按范注曰坎憂也親迎之道婦升西階有代親之義故悲也然坎我西階甚爲不辭且旣言悲不必更言憂矣范說非也坎乃次字之誤次者卽也說文奎古文作是次卽古音相同尙書康誥勿庸以次女封荀子致土篇宥坐篇竝引作勿庸以卽是次與卽通用也次我西階者卽我西階也范引婦升西階爲說是矣

眇提明晦

懃謹按眇當從小宋音眇云一目盲也范云眇目不明也意亦與眇同眇從目少聲眇從目肖聲少與肖竝從小聲其聲同也本或誤從日王涯以爲古宵字然宵何以從日乎殆不然矣提字之義自來莫得其解王云提明自照提明謂燭之類其說至爲鄙陋提當爲睇說文目部睇迎視也眇睇明謂眇而視明正周易眇能視之義范本明下有德字因測而誤温公已正之

天禍以他窮



檇謹按他古字作佗說文人部佗負何也負何故有  
 加義詩小弁篇予之佗矣傳曰佗加也字亦作佗易  
 訟上九終朝三褫之鄭本作佗云三加之也佗佗字  
 異義同然則天禍以他猶曰天禍以加故測曰逢不  
 幸也范注以為不偶天禍非是王曰咎非他作亦於  
 文義未合

車纍馬攬行可鄰也止

檇謹按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故不先以身雖行必  
 鄰也盧注訓鄰為鄰蓋鄰者遴之段字說文辵部遴  
 行難也行難則宜止而不行故亦得訓鄰此云行可

鄰也謂其行可以鄰退也范注謂止於鄰里失之矣

弓善反弓惡反止

檇謹按范注云善反詩云四矢反兮言反其故處也  
 惡反者不善發則徧然反也此注非是弓善反弓惡  
 反言弓善者亦反弓惡者亦反與下文善馬很惡馬  
 很義正一律不曰善弓惡弓而曰弓善弓惡故與下  
 文錯綜其辭見文法之變亦猶論語迅雷風烈楚辭  
 吉日兮辰良之比耳善惡以弓言不以反言注以善  
 反惡反為說則兩反字義異矣  
 成微改改未成而殆成



樾謹按殆當讀為怠詩元鳥篇受命不殆鄭箋云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論語為政篇思而不學則殆何晏注曰徒使人精神疲殆解殆與疲殆其字竝當作怠而作殆者古字通也此贊言成之尙微而改之又改則未及其成而先已解怠矣故測曰不能自遂也王以危殆釋之非是

羈角之吾

勤

樾謹按吾當讀為牙後漢書崔駰傳注童牙謂幼小也是其義也牙吾古同聲故得通用猶騶吾之或為騶牙矣管子海王篇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尹注曰吾

子謂小男小女也與此吾字義同王曰吾者吾吾然無所歸之貌此未得其義而曲為之說

闕也皆合二而密也成用一

元錯

樾謹按成乃咸字之誤咸用一與皆合二相對為文范注曰二氣協和而成一是其所據本已誤矣

親附疏割犯血

樾謹按血與疏對文則血是親近之意猶言骨肉也

疑者提之

元攤

樾謹按范注曰提猶正也然提無正義且於文亦未合提當為題說文見部題顯也從見是聲疑者題之



謂使之明顯也提亦從是聲故得通用耳

纖也入歲

樾謹按歲字無義當讀為齎說文大部齎空大也玉篇大部齎空也空與孔同謂其纖細者可入乎孔穴之中也

榆漏率刻

元瑩

樾謹按范注曰榆猶寫也則榆當讀為榆說文手部榆引也榆訓引故得訓寫作榆者段字或字之譌也噴情也抽理也瑩事也昭君子之道也

樾謹按上云陰陽所以抽噴也從橫所以瑩理也明

晦所以昭事也此當云抽噴也瑩理也昭事也方與上合今抽噴誤作噴情情字蓋即噴字之誤而衍者於是移抽字以易下句瑩字而瑩理誤作抽理矣又移瑩字以易下句昭字而昭事誤作瑩事矣至昭字無下句可易因置之下句之首楊子原文本作抽噴也瑩理也昭事也君子之道也今作昭君子之道也此昭字即昭事之昭其致誤之由尙歷歷可指耳

為猛

元數

樾謹按許翰曰唐人避諱書多改虎為猛此字疑當作虎而未有本證定然范注曰金堅剛也則晉時已



作猛矣非唐人改也又按以虎爲猛楊子書固自有之養次七小子牽象婦人徽猛君子養病范注曰婦人謂四三爲虎而四在前故徽猛然則以虎爲猛亦非自唐人避諱始也若謂彼文正避唐諱而改則固不然象猛養三字爲韻若本文作虎則非韻矣故知不然也

爲大哆

懋謹按許翰曰丁宋無此一句今考范望本此句無注是范本亦無此一句也當刪

辰辰未戌丑

懋謹按許曰多作辰戌丑未今從丁宋本然范注曰辰取其延長未取其冥昧戌取其悉戌丑之言畜也是亦以辰未戌丑爲次今作辰戌丑未寫者誤耳非范本之舊

二爲方沮

懋謹按沮與且通婁壽碑榮且溺之耦耕且卽沮也方沮當爲方且廣雅釋詁方始也莊子庚桑楚篇與物且者釋文且始也是方且竝有始義一爲規模二爲方且言規模既定始爲之也范注謂將有事而自止非是



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長也皆可得而戴也 元文

樾謹按許昂黃伯思本均作載范注曰枝葉已成蒙覆於上皆可燾載者是范本亦作載然燾載自是兩義蒙則燾也而非載也不當并為一談而以燾載說蒙字之義也章管丁謂郭元亨本竝作戴戴與蒙義合自以作戴為長

福則有膊禍則有形之謂直

樾謹按膊字無義乃端之段字膊從專聲端從耑聲兩聲相近禮記雜記篇載以輜車注云輜或作搏史記屈原賈誼傳何足控搏索隱云本作控揣文選長

笛賦冬雪揣封乎其枝注曰揣與團古字通竝專端聲近之證膊之為端猶搏之為輜搏之為揣團之為揣也福則有膊猶云福則有端正與禍則有形文義

一律

日月相斛星辰不相觸 元規

樾謹按斛與觸同義御覽八百三十引風俗通曰斛者角也廣雅釋言曰角觸也然則相斛猶相角相角猶相觸也日月歲十二會故相斛星辰不相干犯故不相觸斛與觸變文以成句耳其義一也范曰斛量也非是



與物有震

元圖

樾謹按丁謂本與作與是也下文云與物時行正與此句一律涉上文百卉權輿下文天地與新故誤作輿耳

南征不利遇崩光

樾謹按章詒本作遇乎崩光宋惟幹本作過於崩光並非也范注曰陽而南征與陰相遇光明崩毀故不利然則遇崩光謂相遇而崩毀其光若作遇乎崩光或作遇於崩光均不可通矣讀者因此篇多四字爲句故妄增之然下文曰天地人功咸備貞亦七字句

天甸其道

樾謹按詩信南山篇維禹甸之周官甸注引作維禹灑之是甸與灑通古田陳同聲甸通作灑亦猶齊陳氏之爲田氏也說文攴部灑列也今經典皆以陳爲之天甸其道者天陳其道也范注曰甸之言挺也言天挺立其道於上未得其義

歲寧悉而年病

元告

樾謹按日躔黃道一周歷春夏秋冬四時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是爲一歲月離白道一周歷朔弦望晦復追及日而合朔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



是為一年歲與年較多十一日弱所謂氣盈也年與  
歲較少十一日弱所謂朔虛也歲寧悉即氣盈之謂  
年病即朔虛之謂寧乃語詞諸本或作能能亦語詞  
也悉者盡也自立春至大寒而歲實始盡然正月朔  
日立春至十二月晦日尚未至大寒是年病也病者  
病其不足也於是三年必置閏焉故下文曰十九年  
七閏天之償也范注曰一歲之數足則年安不足則  
病混歲年而一之然則足與不足於何見之乎

諸子平議卷三十三

諸子平議卷三十四

德清俞樾

楊子法言

羿逢蒙分其弓

學行

樾謹按分字之義不可通當讀為焚文十一年左傳

獲僑如之弟焚如史記魯世家作焚如爾雅釋天焚

輪謂之積釋文作焚曰木或作焚然則分之通作焚

猶焚之通作焚也羿逢蒙焚其弓正與下文良舍其

策般投其斧一律

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眾人所不能踰也



懋謹按李軌注曰言諸賢之有妙藝猶百川之有四瀆眾山之有五嶽而川可度嶽可登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宋咸曰觀正文之意當云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脫其不字矣何以明之或人問般羿周孔之名如一楊以川有瀆山有嶽而對之是謂般羿之徒猶川山周孔之道猶嶽瀆自然小大不同高低有異矣故下篇亦云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由是詳之楊之旨皆以嶽瀆比聖人明矣注不能辨但依誤文以爲之解反謂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且正文安有如天之說哉吳祕曰周孔顏子之

道如山川之有嶽瀆豈曰處一而已羿逢蒙良般之藝如山川高而且大者甚衆人所能踰也今按正文初無如天之說李氏增益其義誠非楊子雅意然宋著作謂其依誤文爲解則非然也李云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則其所據本作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明矣使無不字何以有天不可升之說哉推尋李意直以論語有他人巨陵仲尼日月之說疑嶽瀆未足擬聖人之高大故必極之於天然後見人之不能踰也以是言之李本當有不字宋氏糾之反爲疏矣惟吳司封本實無不字故云羿



逢蒙良般之菽如山川高而且大者甚衆人所能踰也音義謂俗本脫不字殆指此而言然也字古通作邪荀子正名篇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楊倞注曰也皆當爲邪問之辭今依此讀之衆人所能踰也猶曰衆人所能踰邪雖無不字其旨亦同疑楊子原文本如此其有不字者乃後人不達古語而臆加之音義所斥爲俗本者轉是古本矣

桐子之命也

懋謹按桐者侗之段字法言序云天降生民控侗顛蒙卽此桐子之桐序用正字經用段字耳李注曰桐

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夫洞有通達之義故淮南子原道篇遂兮洞兮高誘注曰洞達也此乃云洞然未有所知義不可通疑注文洞字卽侗字之誤注本云桐侗也侗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蓋不破經字而卽以訓詁明段借用毛傳例也莊子山木篇侗乎其無識正李注所本矣宋著作以經文桐字爲誤又譏李氏依誤文訓爲洞恐皆失之至吳司封以桐子爲太甲則不達段借之旨務穿鑿而喜新奇宋以後說經者多此類矣

或曰顏徒易乎曰晞之則是曰昔顏嘗晞夫子矣正考



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

懋謹按晞之則是上已有曰字而其下又有曰字明世德堂本遂將上曰字刪去然晞之則是明是楊子應語不得以為或人問也以文義求之上曰字不當刪下曰字當在正考甫句上因或人問顏徒易乎故應之曰晞之則是昔顏嘗晞夫子矣又恐或人聞此疑夫子大聖非人所能晞故又曰正考甫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甫矣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古人之文往往有一人之辭而亦加曰字

以別之者若禮記檀弓篇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哀十六年左傳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論語憲問篇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皆加曰字以別更端之語此文亦猶是耳不然楊子之意自以顏晞夫子為主至正考甫公子奚斯不過泛舉之以小見大以淺見深若其間無曰字以別



之則顏之晞夫子正考甫之晞尹吉甫公子奚斯之  
晞正考甫直是一律而論漫無主賓之辨矣  
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  
之徒與

懋謹按君子貴遷善與參辰之相比意不相承下  
文云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不至於山是故  
惡夫畫也頻頻之黨甚於鷓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  
頻頻之黨與惡畫之義亦不相承疑此兩節傳寫互  
誤楊子蓋因參辰之相比而戒人之黨比游晏故  
曰頻頻之黨甚於鷓斯廣雅釋訓曰頻頻比也李軌

注亦以黨比游晏釋之則與參辰之相比意正一  
貫矣至君子貴遷善乃申明惡畫之義遷善是不畫  
也兩節傳寫互易而其義皆不可通今訂正如左  
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頻頻之黨甚於鷓斯亦賊夫  
糧食而已矣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不至於山是故惡夫  
畫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  
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  
利如其富如其富

懋謹按如其富言如何其以富也重言之者深疾之



之辭此句法本於論語之如其仁如其仁孔安國注云誰如管仲之仁增字解經頗非經旨以楊子之意推之則如其仁者不許之也孔子於管仲但許其事功之盛而未嘗予之以仁故其意若曰論管仲者但有事功論之足矣如何其以仁也如何其以仁也卽下章民到於今受其賜可謂推許之至而於仁字固不一及也非楊子此文則孔子之意不見矣吾子篇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見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此與孔子之論管仲正可互明蓋若管仲者論其事功可也不必論其仁也若屈原者論其志節可也

不必論其智也楊子以法言擬論語正在此等處吳秘注曰如何其智如何其智非智也卽可以說論語之如其仁矣

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已

懋謹按不字衍文已當從世德堂本作也也邪古字通其樂可量也猶云其樂可量邪與上文衆人所能踰也文法一律學者不達古語妄增不字又改也字爲已字失其舊矣文選鮑明遠擬古詩李善注引此文正作使我紆朱懷金其樂可量也當據以訂正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



子三四  
六  
越謹按術當讀為述禮記祭義篇結諸心形諸色而  
術省之鄭注曰術當為述韓勅後碑其術韓君德政  
張表碑方伯術職樊敏碑臣子褒術竝以術為述皆  
其證也述業與立道正相對有教立道作者之謂聖  
也有學述業述者之謂明也又按音義曰天復本心  
作止當從之言立道不止則為仲尼述業不止則為  
顏淵也李宋吳本竝作心於義難通溫公從之非是  
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吾子  
越謹按蒼蠅當以聲言此乃與紅紫竝以色言義似  
可疑李注曰蒼蠅閒於白黑夫蒼蠅則何閒於白黑

之有疑楊子原文本作蒼駝駝與蒼皆色也周易說  
卦傳震為龍虞翻本龍作駝云駝蒼色字亦通作龙  
文選思元賦尉龙眉而郎潛兮舊注曰龙蒼也是蒼  
駝同義故得連文廣雅釋器蒼青也故亦曰青駝史  
記匈奴傳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駝北方盡烏驪  
南方盡騂馬然則李注所稱閒於白黑其即本史記  
為說與

如玉如瑩爰見丹青

越謹按宋龔鼎臣東原錄曰嘉祐中子在國子監與  
監長錢象先進學官校定李軌注楊子法言後數年



乃於唐人類書中見如玉如瑩一義惜其未改正也  
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加瑩爰見丹青軌注曰夫智  
者達天命如玉加瑩磨而不磷往日不知其誤遂改  
軌注以就文義爾以上皆龔說今按華嚴經音義引  
倉頡篇曰瑩治也爾雅釋鳥篇釋文曰瑩磨瑩也如  
玉加瑩爰見丹青言屈原之放遂猶玉加磨瑩而成  
文采也說文玉部引逸論語曰如玉之瑩然則楊子  
此文自有所本今作如玉如瑩不可通矣當據龔說  
訂正

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越謹按學行篇曰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柶  
者也然則德之藻矣自是美之之辭容猶用也釋名  
釋姿容曰容用也字亦通作庸莊子肱篋篇容成氏  
六韜大明篇作庸成氏是也庸亦用也足言足容謂  
既足以言之又足以用之斯其言非空言乃德之藻  
飾也李注曰足言夸毗之辭足容戚施之面言皆藻  
飾之偽非篤實之真恐非楊子之意今試連上文讀  
之或問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事勝辭則仇  
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然則足言足容所謂事辭  
稱者正申明君子事之爲尚也上文竝未言及容儀



烏得分言容而二之乎

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崱嶮也況介丘乎

越謹按廣雅釋詁介獨也此介字當訓獨與衆山相對為義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

越謹按卓亦約也莊子大宗師篇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郭象注曰卓者獨化之謂也是卓有獨義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踔與卓同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竝謂聞見宜多而所守宜少也蓋卓與約本疊韻字莊子逍遙游篇淖約

若處子文選上林賦便嬛綽約此云守之以約守之以卓亦猶淖約綽約之比變文以成辭初無異義也溫公注曰約謂擇其精要卓謂取其高遠強為區別未達古人用字之法矣

熒魂曠枯糟葶曠沈

修身

越謹按熒魂以喻輕清之氣糟葶以喻重濁之質糟者酒之滓葶者米之皮也其輕清者日以枯其重濁者日以沈斯旨矣柳宗元注以糟為精之誤而訓葶為目精之表殆失其旨李注曰葶孰也義亦未安

簞瓢捭茹



越謹按粹讀為啐禮記雜記篇主人之酢也啐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鄭注曰啐啐皆嘗也啐至齒啐入口

仁以人之 問道

越謹按禮記中庸篇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仁以人之當從此讀咸曰有仁則人必歸之光曰仁者人道之常均未達古義

侂則苓

越謹按咸曰苓當為蒙字之誤也然苓與蒙雖竝從

艸其下絕不相似安得致誤祕曰苓苓耳也苓耳徒有其名而無聆聞之實然上文言惟聖人為可以開明此當從目取喻不當從耳取喻也光曰苓音聆闕蓋以二說皆未安故闕其義今按苓當讀為苓說文竹部苓車苓也釋名釋車曰苓橫在車前織竹作之孔苓苓也此言惟聖人為可以開明其侂則如車苓然所見者小矣

閉之闕然不覩牆之裏

越謹按此即所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上句云開之廓然見四海言聖道之大也



此云閉之闕然不覩牆之裏言聖道之深也李注云  
不開聖卷喻無所見非楊子之意祕曰自背其道不  
見數仞之內光曰不學牆面皆仍李注之誤  
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

樾謹按宋吳二說皆未解贅虧之義溫公謂有餘曰  
贅不足曰虧是也惟疑不爲衍字非也凡物用之則  
虧益之則贅知者以不用爲用以不益爲益用而不  
用是不虧也益而不益是不贅也故曰夫智用不用  
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文義甚明亦無衍字舊說均失  
之

或問太古塗民耳目

樾謹按塗當讀爲戲說文丹部臙篆下引周書惟其  
戲丹臙今書梓材篇作惟其塗丹臙是塗與戲通也  
說文支部戲閉也從支度聲讀若杜經典卽以杜爲  
之尙書桀誓篇杜乃獲周官雍氏注引作戲乃獲是  
也戲民耳目者謂閉塞民之耳目也若以今字書之  
當云杜民耳目矣

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蠮螋不臙臘也與

樾謹按李注曰臙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之以爲大  
節祭祀先人也臘腊也見禮記是但釋臙臘二字之



義而於狐狸螻螻未有發明咸曰臘獵也冬則獵取百獸故狐狸至是死矣呂氏春秋曰南呂之月蟄蟲入穴故螻螻至是絕矣夫以申韓刑名如牛羊之用人則人之生也何可久乎其趨死猶狐狸螻螻不過乎臘臘之候矣此說亦殊不可通正文言狐狸螻螻不言人如狐狸螻螻不可通一也正文言不臘臘也歟若謂不過乎臘臘之候當云不臘臘矣如左傳云虞不臘矣於義方合詠歎之文非所施也不可通二也且冬日雖獵取百獸然狐狸之類不應便絕而云不過此候不可通三也尋楊子之意直以申韓之法

行則人死者多屍相枕籍狐狸螻螻得饜其肉如人遇臘臘有酒食醉飽之樂故曰狐狸螻螻不臘臘也與正與上文牛羊用人相應以人爲牛羊則食之者必狐狸螻螻也自來未達此旨

如申韓如申韓

越謹按兩言如申韓謂如何其用申韓也與學行篇如其富如其富吾子篇如其智如其智淵騫篇如其寢如其寢同義祕曰豈如申韓之法光曰如申韓者何足爲法皆未達楊子語意

請問之

問神



越謹按之當作心隸書相似而誤也上文或問神曰  
心故或人又請問心也音義曰天復本作請問之蓋  
既誤心爲之因又改問爲聞以就其義溫公從之非  
是

聖人以不手爲聖人

越謹按李軌注曰手者桎梏之屬義甚淺陋咸曰手  
當爲干聖人雖爲紂囚然終不干其刑祕曰手持也  
執也雖以非禮見囚終不能執而戮之此二說亦未  
安既見幽囚安得云不干其刑亦安得云終不能執  
也光曰手謂人所提攜指使枉己之道而隨人左右

也如此說則與姜里之問不相應矣今按手當爲午  
成二年公羊傳曹公子手釋文曰手本作午是其例  
也說文午部午悟也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釋  
名釋天曰午忤也陰氣從下上與陽相忤逆也然則  
不午者不逆也此言聖人之德與神龍異龍以不制  
爲龍聖人則以不午爲聖人記曰素富貴行乎富貴  
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  
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此不午之義也文王之囚  
於姜里正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何損于文王之聖  
乎



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

樾謹按書有序易亦有序今序卦傳是也序卦傳自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至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皆以意義聯貫其或闕失可以推求故上文曰易損其一雖蠢知闕焉至書序則但云為某事作某篇不相聯貫故上文曰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此或人歎書序不如易之意也自來說此者皆未明曉吳說略近之宋以大衍虛一說上文易損其一謬甚矣

狄牙能噉

樾謹按李注曰噉嘔物聲也然義不可通吳曰噉聲也直訓為聲更無義矣噉者誠之異文從口與從言同詠咏吟吟即其例也說文言部誠和也廣雅釋詁誠調也狄牙能噉謂狄牙能和調也戰國魏策曰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所謂狄牙能噉矣又按狄牙即易牙猶簡狄漢書古今人表作簡邊也溫公以狄為儀狄牙為易牙失之其義矣宋吳公面相之辭相適

樾謹按之字絕句相之相適對文成義溫公曰之亦適也宋注非



著古昔之嗜嗜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書

樾謹按恣恣與嗜嗜同義史記屈原傳受物之汶汶索隱曰汶汶猶昏暗不明也汶汶卽恣恣也李注曰嗜嗜目所不見恣恣心所不得其義矣宋吳從本義訓爲勉非是

或問經之艱易曰存匹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匹則艱

樾謹按光曰人當作文字之誤也今以下文證之頗以溫公之說爲然下文曰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夫人如延陵季子而

樂弛則無如何是所重者在其文不在其人也下文又曰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爲不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爲難矣是難不難由於備不備益足見經之艱易存乎文矣溫公所改殆非無見

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蓋勢諸名卿可幾也

樾謹按李注曰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之合勢以近名也祕曰言何不附勢於有名之卿可以近名也二注大畧相同以下文求之則似皆失其義且失其讀矣此當以蓋勢諸三字爲句古勢力字



止作執種藝字亦止作執蓋本一字耳蓋勢諸卽蓋  
藝諸藝猶樹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吾子盍與季孫言  
之可以樹善正與此言盍藝諸同意名卿可幾也五  
字爲句名可幾是一事卿可幾又一事下文梁齊趙  
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是對名可幾而言  
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振於京  
師豈其卿豈其卿是對卿可幾而言  
愆語君子不出諸口  
樾謹按李於愆下出注曰欲聞其義是愆一字爲句  
或人問辭也吳讀同然義實未安愆字當合下語字

爲句愆語者過愆之言也過愆之言君子不出諸口  
咸曰恥言之也正得其義或宋固以愆語連讀乎  
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問明  
樾謹按兩實字皆當爲是不聰是無耳也不明是無  
目也非實無耳無目也是通作寔故爾雅釋詁曰寔  
是也寔通作實故詩韓奕篇鄭箋云趙魏之東實寔  
同聲然則實亦可通作是矣  
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  
樾謹按咸曰翳塞也衝衝多也祕曰翳路言多也然  
上文言明哲此文宜與相應但言其多不相應矣漢



書甘泉賦迺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注引韋昭曰翳  
隱也如庸行翳路謂以庸愚之人而行翳隱之路也  
衝說文作衝本從童得聲此衝字卽上文童蒙之童  
因或人言童蒙則泔故楊子應之曰衝衝而泔君子  
不貴也字不作童而作衝者承上庸行翳路爲文故  
從行作衝也此古人屬辭之法後世解此者希矣  
舉茲以旃不亦寶乎

樾謹按旃字義不可通咸曰旃之也言舉此諸德以  
議之莊亦寶也則增出議字矣旃疑稱字之誤禮記  
射義篇注曰稱猶言也

靈場之威宜夜矣乎  
樾謹按李注曰靈場鬼神之壇祠也靈壇所以爲威  
可冥夜不可經白日偏謬之談可獨說不可核諸實  
此未得楊子之意也楊子因或問堯讓天下於許由  
而爲此說靈場者禪位之壇也鄭康成注尙書大傳  
曰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  
侯命舜涉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其後漢魏  
之事循用此義故魏公卿上尊號奏有曰遵大鹿之  
遺訓遂於繁昌築靈壇皇帝乃受天子之籍云云此  
靈場之義也楊子以爲帝者禪位其事至大其禮至



嚴若如或說堯讓天下於許由則以天下之重輕相傳受靈場之威不必在白晝而宜乎在冥夜矣豈其然乎故曰靈場之威宜夜矣乎說者誤以靈場爲鬼神壇祠斯失其義且如李說靈場之威實宜於夜矣乎之文施之不當矣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

越謹按下難字衍文也此本云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蓋傷其知說之難而終以說秦王爲李斯姚賈所毀害致死也太史公曰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亦是此意今作死乎說難義不可通

且如此則或人已知韓非之死由於說難矣何以楊子又應之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然則此文卒死乎說下不當有難字蓋涉上下文並言說難而衍

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

道以從人

寡見

越謹按如猶與也如賢人謀者與賢人謀也如小人謀者與小人謀也如與聲近故得通用說見王氏經

傳釋詞

古者之學耕且養

越謹按此本作古之學者耕且養傳寫誤倒耳古之



學者與下文今之學也相對爲文上句用者字下句用也字亦猶論語陽貨篇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邪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孟子盡心篇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竝以者也互用是其例也

魯不用真儒故也

樾謹按祕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使定公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言不聽孔子故也此恐非楊子之意上文曰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莫枕於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是楊子固以魯人爲能

用孔子矣豈有甫言其能用而又言其不能用乎且如吳說但當曰魯不用儒足矣何以言不用真儒乎蓋或人所問魯用儒而削自指魯穆公時事鹽鐵論相刺章曰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柳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或人此問意亦猶是楊子則以公儀諸人皆未足爲真儒必如周公孔子乃見用儒之效故曰魯不用真儒故也孟子告子篇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是魯穆公以用儒而削自戰國時已有此說子思疑亦當作子原不然何以反列子



柳之下且果用子思不得謂非真儒矣觀楊子不用  
真儒之說益見穆公之未能用子思也  
奔壘之車

樾謹按光曰奔壘謂馬驚逸抵敵壘者此未解奔字  
也說文天部奔走也從天賁省聲故賁與奔古通用  
詩鶉之奔奔禮記表記引作鶉之賁賁是也奔壘當  
作賁壘射義賁軍之將鄭注曰賁讀爲僨僨猶覆敗  
也大學此謂一言賁事釋文曰賁本又作僨猶覆敗  
也然則賁壘之車謂車之覆於壘者下句沈流之航  
謂舟之沈於流者兩文正相對隱三年左傳鄭伯之

車僨於濟車以僨言古語然也僨通作賁又通作奔  
而學者據本字說之失其義矣

諸子平議卷三十四



...之下且原用子思不...  
...之說益見穆公之不能...  
...之車  
...  
...也說文天部奔走也從天...  
...詩鴉之奔奔禮記表記引...  
...詩于平雞卷三十四之將...  
...也大學此謂一言實事...  
...而學皆辨本字請之失其...  
...車與於齊車以贊言古語...



諸子平議卷三十五

德清俞樾

楊子法言一

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

五百

樾謹按千謂千歲一謂一歲從其極疏者言之或千歲而生一聖人從其極數者言之或一歲而生一聖人故曰雖千一不可知也李軌注曰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夫聖人之生必無一歲千人之理疑李注本作一歲一人傳寫誤耳祕曰雖千年一聖亦未可知也則但從其疏者言於義為不備矣



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

樾謹按國語晉語夫樂以開山川之風呂氏春秋樂成篇夫開善豈易哉韋昭高誘注並曰開通也然則開跡者通跡也如魯兩生之不同行則絕跡於漢廷矣故以孔子之歷聘諸侯爲通跡也宋訓開爲開布於義未安吳分開跡爲二義則更失之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

樾謹按不聽正當從宋讀作不聽政溫公亦云正與政同也噫當作意意者吾於觀庸邪七字爲句邪乃

語詞蓋託爲孔子之言若曰意者吾將於此觀彼庸庸者邪故又曰無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楊子書每以庸爲庸衆之稱問明篇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又曰如庸行翳路宋吳竝以庸愚釋之此文庸字亦當與同因段噫爲意說者遂不得其解宋吳本又增雉字於噫字之上於義益不可通矣

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

樾謹按如讀爲而古字通用故李注曰有時而盡

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

樾謹按地疑也字之誤下文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



占天但言天不言地可證地字之誤  
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

樾謹按晷者日景也古人以土圭致日景以定南北  
易通卦驗所謂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是也故楊  
子卽借晷爲推測之義言君德隆盛則當晷之於星  
以驗德之至與不至星象隆盛則當晷之以德以驗  
星之應與不應也吳訓晷爲規本之釋名意益近之  
惜所說不了咸曰晷影也猶影蔽之也義殊未安光  
曰影從形者也德崇則星從而祥星崇則德從而壞  
夫星崇何以壞德此說甚不可通且正文但言晷星

晷德亦不得強爲區別也

月未望則載魄於西

樾謹按李注曰載始也魄光也載魄於西者光始生  
於西面以漸東滿此古義也咸曰按周書召誥惟丙  
午朏傳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康誥曰惟三月  
載生魄傳曰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是  
則朏爲明魄爲晦矣夫月未望者卽始生明之時也  
正文宜曰月未望則載朏於西今未望亦言魄蓋字  
之誤溫公從其說故曰魄當作朏明也明始於西以  
漸變魄今以古義求之則宋說非也康誥篇釋文引



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是朏卽魄矣說文月部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從月鞞聲周書曰哉生霸以是言之魄者霸之段字璧中古文本作霸後人因經傳相承作魄魄字遂誤以魄爲月質而有死霸朔生霸望之說與禮記鄉飲酒義月三日則成魄白虎通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之說皆不合矣是故康誥之惟三月載生魄實卽洛誥之越若來惟三月丙午朏說詳羣經平議此文云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旣望則終魄於東始終皆以魄言足徵僞孔傳之誤而宋咸輒生異說溫公亦爲

之惑信古義之久溷矣

聆聽前世清視在下

樾謹按聆聽疊用無義故宋吳本改作聆德溫公從之然其注曰前世不可見故云聽臣民今在下故云視則雖從作德之本而仍不及德字之義若然德字爲贅設矣宋吳之本殆不可從今按聆當作泠泠與清本雙聲字文選風賦曰清清泠泠蓋聲近者義亦相同泠聽前世清視在下泠亦清也楊子正以泠聽與清視相對爲文後人不達因其與聽連文改泠爲聆又因聆聽不宜疊用而改聽爲德愈改而愈失其



真矣

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

先知

樾謹按管子四時篇曰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  
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  
五政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是以周易稱先甲  
三日後甲三日蓋以春三月言也又稱先庚三日後  
庚三日蓋以秋之日言也楊子此文獨稱先甲則專  
以春言耳其三日一日皆行事之節如冠禮前期三  
日筮賓此先三日之例也子生三日卜士負之此後  
三日之例也祭禮前期一日視濯視牲此先一日之

例也鄉射禮明日有息司正之事此後一日之例也  
說互見羣經平議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卽所謂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耳舊說皆未得  
死者通

樾謹按既死矣又何通之有祕曰見死者通逃而不  
葬光曰逃棄不葬皆就生者言亦曲爲之說耳通乃  
膊之段字膊從專聲專從甫聲通亦從甫聲故得通  
用說文肉部膊薄脯膊之屋上也方言膊暴也燕之  
外郊朝鮮洌水之間凡暴肉發人之私披牛羊之五  
藏謂之膊然則死者膊猶言暴露也正與上文死者



葬相對 或問民所勤 穡謹按僖二年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釋文曰糜氏音覲集韻去聲二十二稔勤渠吝切憂也春秋傳勤雨糜氏說此文勤字當從彼讀音義無音失之 吾見玄駒之步 穡謹按襄二十六年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杜注曰步馬習馬字亦作駮玉篇馬部駮盆故切習馬此云玄駒之步蓋因螳有駒名故借用步馬之義正古人屬辭之密吳注但曰步行也未得其旨

雷不一風不再

穡謹按李解上句曰三令五申解下句曰制無二也甚得楊子之旨惜其說下句未了耳易通卦驗曰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閭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是一時有一時之風風不再謂不並至也王者法之故號令亦無錯出矣光曰一再言其少游雷隨風乃能動物三令五申乃能齊眾然則一與再何必異其文乎

聖人樂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



樾謹按宋吳本樂下有天字然於義殊不合疑天乃夫字之誤聖人樂夫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其旨亦與李本不殊因夫字誤作天宋吳遂依誤本爲說鑿矣宜溫公不之從也爲國不迪其法而望其效譬諸算乎

樾謹按李注曰夫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然正文並無不運籌策之說光曰譬如無財而運算終無益於富然正文亦無無財之說是二說皆以意增益非楊子意也算疑算字之誤方言曰凡取物而逆謂之篡爲國者必先迪其法而後望其效今不迪其法

而卽望其效猶之乎逆而取之矣故曰譬諸篡乎論語陽貨篇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亦以人事爲喻正與此同法言固擬論語而作也

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

重黎

樾謹按應難二字衍文也此本云蓋哉蓋哉未幾也李注曰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有近其理者是應難之文乃李氏解再言蓋哉之意猶言應之難也正文卽涉注而衍耳

迄始皇三載而咸

樾謹按始皇二十六年始并天下始稱皇帝而此言



三載於義可疑祕曰蓋言稱皇帝後三年東行郡縣  
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功德封泰山禪梁父而天下咸  
一也此亦曲說矣今按重黎一篇多楊子之微言李  
注上文黃帝終始章曰深矣楊子之談也王莽置羲  
和之官故上章寄微言以發重黎之問而此句明言  
真偽之分也然則楊子之文固有深意矣夫始皇以  
二十六年并天下當時無不知之乃云始皇三載者  
故爲悠謬之辭以寓意也按漢書元始五年平帝崩  
莽稱攝皇帝改明年爲居攝元年至居攝三年十一  
月戊辰遂卽眞天子位以十二月癸酉朔爲始建國

元年然則所謂始皇三載者其文則指始皇其意則  
在新莽以居攝三年當始皇之二十六年使其文若  
謬誤者而其旨微其辭曲矣學者拘文牽義烏足以  
語此哉又按咸者戔之段字說文戈部戔絕也讀若  
咸經傳卽以咸爲之尙書君奭篇咸劉厥敵周書世  
俘篇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咸皆  
戔之段字也迄始皇三載而咸謂至始皇三載而絕  
也李注云皆屬秦也訓咸爲皆失之  
子弟且欲喪之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  
懋謹按此論秦楚而秦楚初無子弟欲喪之事楊子



是言豈虛設乎蓋爲王莽發也莽子宇非莽隔絕衛  
氏恐帝長大後見怨與師吳章婦兄呂寬議其故使  
寬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其  
後皇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自殺  
莽有宗屬爲皇孫爵爲上公不知厭足窺欲非望之  
語事在天鳳五年亦楊子所及見也然則所謂子弟  
且欲喪之殆以是而發乎至地皇二年太子臨與莽  
妻侍者通恐事泄謀其殺莽此則非楊子所及見然  
其言愈信而有徵矣重黎一篇雖論古人實寓時事  
上文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亾聖

人曼云此刺莽之以符命自立也下文論韓信黥布  
云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亦刺莽始以誅淳于長及  
徹去定陶太后坐獲忠直名而後乃躬爲大逆也孟  
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讀楊子書宜論其世矣水無與兮衣非陳兮  
如矯世則葛溝尙矣葛溝公曰云  
樾謹按葛溝未詳何義李注曰古者未知喪送之禮  
死則裹尸以葛投諸溝壑然裹尸何必以葛亦似曲  
說也葛疑榻之段字周官蜡氏若有死于道路者則  
令埋而置榻焉榻溝言棄尸於溝而置榻其上較之



保葬為更疏略矣

攀龍鱗附鳳翼與以揚之

淵騫

樾謹按光曰宋吳本作與以揚之今從李本揚發揚也是李本無與字盧氏弔弓云李本與作翼不知翼者即涉上句附鳳翼而誤衍温公但云揚發揚也不及翼字之義是其所據本無與字亦非別有他字也今各本皆作與以揚之蓋據宋吳本加非李本之舊起臨洮擊遼水

樾謹按擊字無義疑擊字之誤爾雅釋詁罄盡也言起臨洮而盡遼水也史記作起臨洮至遼東至即有

盡義

力不足而死有餘

樾謹按力者功也周官司勳治功曰力是也言蒙恬為秦築長城無救於秦之亡以論功則不足以致死則有餘矣故曰力不足而死有餘宋吳本死作屍誤也温公從之非是

忠不足相也

樾謹按說文木部相省視也從目從木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是相與觀義近忠不足相也猶曰忠不足觀也不曰觀而曰相子雲好為艱深之辭故耳



李注訓相爲助將使誰助之乎失楊旨矣  
實蛛蝥之靡也

樾謹按李注曰若蜘蛛之蟲小巧耳然下文曰實壯  
士之靡也實刺客之靡也豈亦小巧之謂乎祕曰靡  
披靡而死也光曰謂靡爛也義皆未安靡與爲古音  
相近故廣雅釋詁曰靡爲也蛛蝥之靡卽蛛蝥之爲  
猶曰是乃蛛蝥之所爲耳下文兩靡字義同  
曼面爲姊

樾謹按曼當讀爲鏝爾雅釋宮鏝謂之朽說文木部  
朽所以涂也是鏝者所以塗之具故塗卽可謂之鏝

鏝面者塗面也音義曰曼謨官切塗面此說得之祕  
曰曼無也使他人無所識認則不可通矣

折節周昌汲黯

樾謹按以周昌汲黯而謂之折節義不可通祕曰折  
節言其能降也夫彊直之人降則爲亂若二公者天  
姿彊直而乃能降其折節可尙矣斯亦曲爲之說非  
楊子意也折疑抗字之誤言其能抗節而不撓也隸  
書亢字或作亢華山碑禮與岱亢是也凡從亢之字  
亦或作亢劉寬碑仿浮雲之志仿卽抗字穀阮神祠  
碑於是穀阮以爲之夤阮卽阮字竝其證也此文抗



字從隸體作折形與折似因誤爲折吳氏曲爲之說  
謬矣

滕灌樊酈曰俠介

樾謹按俠與夾通尙書多方篇爾曷不夾介又我周  
王此卽楊子所本一切經音義十二引倉頡曰夾輔  
也爾雅釋詁曰介助也夾介猶言輔助說詳羣經平  
議李注曰此四人前後輔夾高帝得其義矣吳說非  
叔孫通曰槩人也

樾謹按李注謂見事敏疾未詳其義據五百篇楊子  
以魯兩生爲大臣則其不滿於叔孫通也甚矣不當

如李氏說也祕曰叔孫通采古禮與秦儀禘著漢儀  
簡牘之人也槩猶牘也此說亦殊未安槩疑當爲鋸  
大元上初一挫厥鋸溫公解爲挫其銳進躁急之  
志叔孫通不知禮樂百年而後興而急欲爲之豈非  
所謂鋸鋸者乎故楊子以爲鋸人鋸字依說文本作  
鑿茲作槩者或亦如鑿之與槩古本一字耳

曰血國三千使捋疏飲水褐博沒齒無愁也

樾謹按咸曰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商周之  
世已漸并之矣故至漢世但可三千而已此說殊謬  
古之建國蕩然無存安得云可三千乎祕曰周一千



八百國而漢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云三千者蓋貨殖之人倍取於國且言其多此亦曲爲之說非楊意也今按漢書王莽傳始建國四年授諸侯茅土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是合諸侯與附城凡三千六百國血國三千依莽制言之舉成數耳楊子此文蓋亦有譏焉是時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楊子因或問貨殖而應之曰蚊又復爲此言若謂彼貨殖者亦猶蚊之爲蟲食人之血以生耳今天下建國三千彼得國者亦將血之以自肥也乃使

之搗疏飲水褐博沒齒無愁邪句末也字當讀爲邪楊子書多有此文法學行篇眾入所能踰也其樂可量也竝以也爲邪說已見前矣上文已有曰字而此復有曰字乃更端之語溫公謂衍字非也說此文者皆不達血國三千之義故不得其解

陳平之無悟

樾謹按李注曰內明奇畫外無違悟疑其所據本作無悟說文午部悟逆也故注曰外無違悟若是悟字則違悟之文不相屬矣後人多見悟少見悟因改悟爲悟宋吳本又因悟字無義易以悞字而訓爲謬悞



愈失其真溫公反謂悞與忤同而從之其失甚矣  
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

樾謹按征乃鉦字之誤詩采芑篇鉦人伐鼓傳曰鉦  
以靜之鼓以動之是鉦鼓相對為文鼓之以道德鉦  
之以仁義猶言以道德動之仁義靜之耳今誤作征  
殊失其義

應諧似優

樾謹按李注曰似倡優此說非也下文不窮似哲正  
諫似直穢德似隱哲也直也隱也皆美名不應首句  
言似倡優也且似倡優矣尙何名過其實之有與問

意亦不相應也此優字乃優游之義論語憲問篇皇  
侃疏曰優猶寬閑也左氏春秋序優而柔之正義曰  
優柔俱訓為安寬舒之意也皆可說此優字之義  
或問航不漿衝不齊有諸

樾謹按李注曰樓航不挹漿衝車不載齊然齊有三  
說文艸部齊蒺藜也此一齊也詩谷風篇其甘如齊  
釋文曰齊菜也又一齊也禮記月令靡草死鄭注曰  
靡草齊亭歷之屬又一齊也此所謂齊何齊乎且草  
類亦多矣何獨言齊乎齊當為壘周官醢人以五齊  
七醢七菹三鬻實之鄭注曰齊當為壘凡醢醬所和



細切爲齏然則航不漿衝不齏謂樓航不可挹酒漿  
衝車不可盛齏醢也漿與齏以類相從作齏者段字  
耳以本字讀之則不倫矣

玩而廉

樾謹按上句柔而堅堅與柔對則此句必廉與玩對  
祕曰玩猶珍也廉稜也珍玩與廉稜則不對矣光曰  
玩當作剗音完謂廉而不剗如溫公說則當改玩而  
廉謂廉而不玩矣始亦未得也蓋溫公雖知玩爲剗  
之段字而未得其義凡物剗之則圍楚辭懷沙篇剗  
方以爲圍兮是也故史記酈生陸賈傳刻印剗而不

能授集解引孟康曰剗剗斷無復廉鏐也然則剗而  
廉正與剗斷無廉鏐相反漢書陳平傳士之頑鈍者  
利無恥者如淳曰頑鈍謂無廉隅也孟子萬章篇曰  
頑夫廉頑與廉對足證此文之義以物言之爲剗而  
廉以人言之爲頑而廉矣

隊乎其不可形也

樾謹按宋訓隊爲眾未知何據祕曰隊乎猶言垂之  
如隊溫公從之然王之德多矣何獨以下之如隊言  
之乎說文心部隊深也隊疑隊之段字或學者多見  
隊少見隊而改之也惟其深故不可得而形矣



甚矣傳書之不果也

樾謹按說文木部果木實也木實謂之果故果與實同義淮南子道應篇高誘注曰果誠也誠即實也傳書之不果言傳記之書多失實也宋吳說果字皆未得其義

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

樾謹按焉德爾當作焉得爾咸曰言假令顏行之殘再行之賊則安得不朽之壽如是哉正釋焉得爾之義因涉上文德故爾而誤耳

天地裕於萬物乎萬物裕於天地乎

孝至

樾謹按世德堂本無兩乎字然觀宋咸注曰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地疑脫其非字裕饒裕也天地生萬物非冀其報故能饒裕於萬物而萬物不能饒裕於天地也是宋所據本亦無兩乎字不然則豈不知其為疑問之辭而顧疑其脫非字乎

是以祭不賓

樾謹按以儀禮言之則祭必有賓楊子此言非古制矣祭疑齊字之誤上文曰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齊乎故孝子之於齊見父母之存也此云是以齊不賓義正相應謂方齊之時不接見賓客也齊誤作祭



義不可通宋吳之解與禮不合光曰賓謂敬多而親少如待賓客則曲爲之說矣

或曰何以處僞

樾謹按物居其所謂之處使物各得其所亦謂之處魯語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是其義也故處卽有審察之義文十八年左傳則以觀德德以處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以其聲處其氣漢書谷永傳臣愚不能處也淮南子主術篇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其義竝同何以處僞謂何以辨別其僞也下文楊子應之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僞觀人者審其

作輟而已矣是告之以審察之道故知此處字非居處之謂也祕曰何以居僞失之矣

知情天地形不測

樾謹按光曰知與智同是也咸曰知情天地者言知天地之情祕曰知天地之情其形不可測並誤讀知字矣知情天地形不測與上文德諧頑嚚讓萬國相對爲文天地不能匿其情是謂情天地不測者無所隱其形是謂形不測舊說皆失之不亦享乎

樾謹按享字無義乃厚字之誤隸書厚字或作厚婁



壽碑高位厚祿是也亦或作厚度尙碑惠以厚下是也厚厚二形均與隸書享字作享者相似因誤爲享耳此言單于來臣禮之太厚也自來皆依誤本作注祕曰不亦施饗禮之盛乎增益其文殊非本義光曰享當作亨亨猶泰也亦爲迂曲

周公以來未有如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

樾謹按王莽居攝三年劉歆與博士諸儒議莽母功顯君服稱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大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

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然則伊尹周公者莽居攝以前所以自比者也至始建國元年莽曰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則不自以爲伊尹周公而以爲虞舜矣楊子仍以伊尹周公待之蓋不許其爲虞舜也楊子此言與阮嗣宗爲鄭冲勸晉王箋同意箋曰昔伊尹有莘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籍已成之勢據旣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是亦以伊周比之也未云令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是



亦不許其為虞舜也此皆古人之微辭後人鮮或能  
喻矣或疑楊子既不諂莽何必為此言溫公釋之曰  
晉袁宏作東征賦不序桓彝陶侃猶為桓溫陶胡奴  
所劫況楊子作法言品藻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而獨  
不及莽莽能無恥且忿乎溫公之論亦屬膚淺楊子  
特著此文蓋有微意矣法言一書終以孝至是篇論  
唐虞成周而終之以漢上文曰或問泰和曰其在唐  
虞成周乎又曰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下文曰漢興二  
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終之曰唐矣夫蓋以漢  
德上媿唐堯也中間特著此文以見漢祚中絕之由

且上言允懷見民心之思漢也下言中天見漢祚之  
方半也若無此文則前後文之微意皆不見矣故依  
楊子之文觀之自唐虞成周而漢漢絕於新新復為  
漢歷歷可數至誠前知楊子之謂矣

辟靡以本之校學以教之  
穢謹按後漢書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中元元年  
起辟靡楊子之言至是驗矣上文漢興二百一十載  
而中天柳宗元曰楊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  
方半耳其信然乎

陳施于意

詩

鄭書詩意李音曰帝制於意萬事出於公



則概謹按意漢書作億李奇曰布陳於億萬事也溫公  
不言諸本有異同是其所據本皆作意然祕曰言陳  
施之動成萬法則吳司封本固作億也言賦類之  
幽宏橫廣考之旨至是歸矣上文與與二百一十  
概謹按宋吳及溫公本均作橫度當從之廣卽度字  
之誤耳惟橫度之義宋吳皆未得橫與光同書堯典  
光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作橫被四表是也度與宅  
同堯典五流有宅史記五帝紀作五流有度禹貢三  
危既宅夏本紀作三危既度是也然則橫度卽光宅  
也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此卽楊子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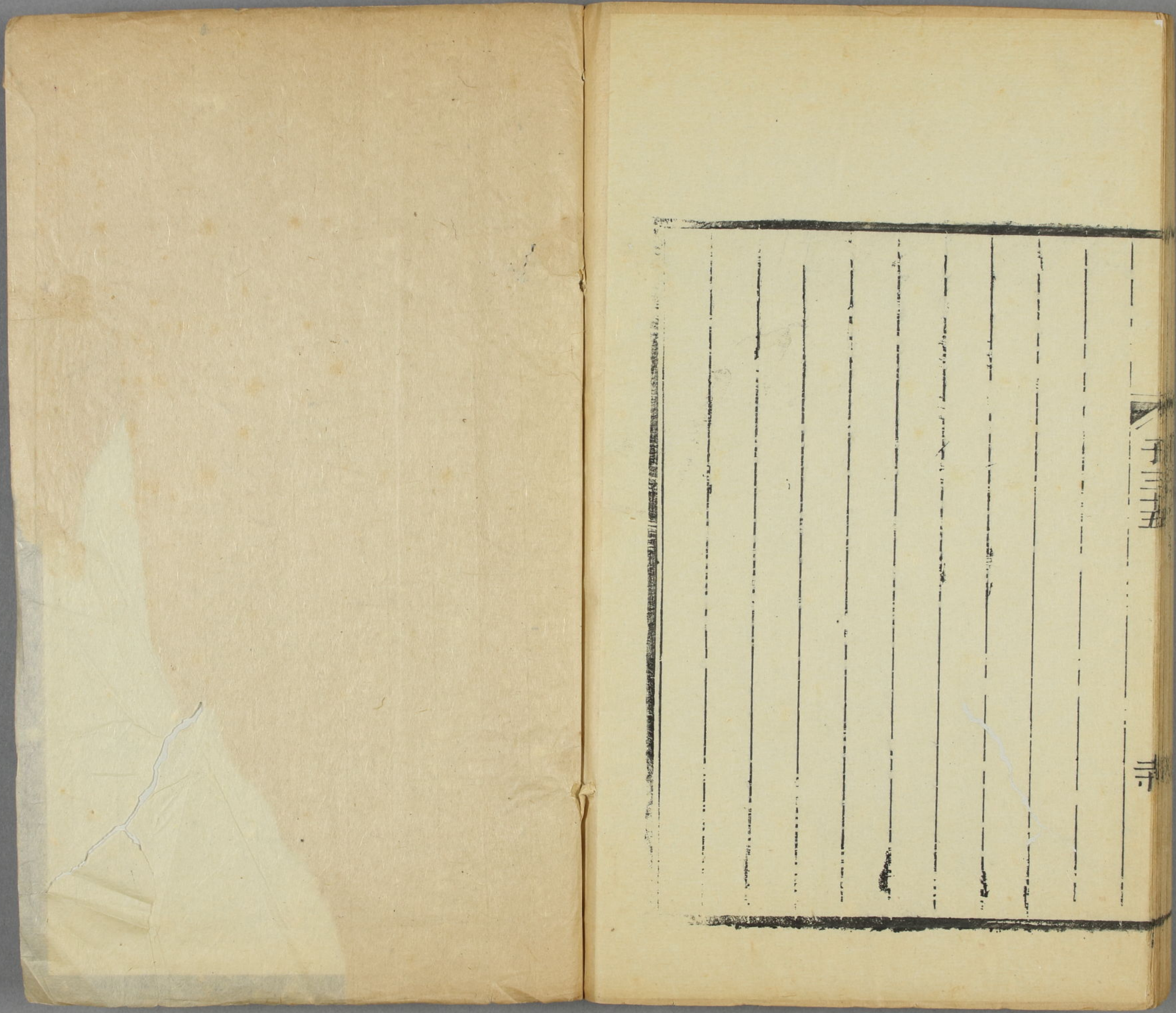
本

參差不齊一概諸聖

概謹按舊讀皆於齊字絕句非也詩載馳篇毛傳曰  
進取一概之義正義曰一概者一端然則此云一概  
諸聖不可通也疑當於一字絕句淮南子脩務篇故  
立天子以齊一之是齊一連文之證惟其參差不齊  
一故必概諸聖也學行篇序曰訓諸理五百篇序曰  
經諸範此云概諸聖句法正同

諸子平議卷三十五





五三三

三三三



